圍爐詩話

一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圍爐詩話

(一)

吳喬述

本館據借月山房
彙鈔本排印初編
各叢書僅有此本

圍爐詩話自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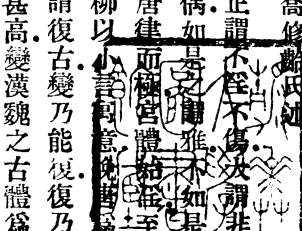
人心感於境遇而哀樂情動。詩意以生。達其意以成章。則爲六義。三百篇之大旨也。其所以失亡者。由乎詩人爲之。何也。雅頌事關朝廷。非所當責。風乃閭閻田野所得與。而自漢以來。無復採風問俗。六義亡半。唐詩最盛。惟興比賦不違乎騷而已。五代中原雲擾。斯文道盡。吳蜀獨存吟咏。而皆專意于詞。其立言也。流連光彩。鮮興比而多賦。宋雖詩詞並行。而未有見及于比興之亡者也。然而言能達意。賦義猶存。宏嘉之復古者。不知詩當有意。亦不知有六義之孰存孰亡。惟崇聲色。高自標置。夫既無意。則詞無主宰。紕繆不續。并賦義而亡之。攻擊者止咎其措詞之失當。以燕伐燕者也。詩非天降。非地出。人爲之也。爲之者人。而壞之者又將焉諉。枯窮之夫。無一可以自遣。唯高談大笑。聊足適懷。而古今事之可以騁高談發大笑者。孰過于無自心無六義之詩。辛酉冬。滓梗都門。與東海諸英俊圍爐取煖。嗽爆栗。烹苦茶。笑言飆舉。無復畛畦。其有及于吟咏之道者。小史錄之。時日既積。遂得六卷。命之曰圍爐詩話。一生困阨。息交絕游。惟常熟馮定遠班。金壇賀黃公裳。所見多合。皎然詩式。持論甚高。而止在字句間。宋人淺于詩而好作詩話。邇言是爭。貽慢後世。不逮二君所說遠甚。蓋詩自漢魏屢變而成唐體。其間曲折。既微且繁。不易測識。嚴滄浪學識淺狹。而言論似乎元妙。最易惑人。詩人于盛唐詩。雖相推重。非盡知作詩之本末。于中晚詩。非輕忽則惑溺。亦未究升降之所以然。宋人詩集甚多。不耐讀。而又不能不讀。實爲苦事。定遠于古詩唐體。

妙有神解。著書一卷。以斥嚴氏之謬。黃公載酒園詩話三卷。深得三唐作者之意。明破兩宋膏肓。讀之則宋詩可不讀。此中載其精要者。而實當盡讀者也。嗟乎。事貴有益于身耳。周美成獻蔡京詩曰。化行禹貢山川內。人在周官禮樂中。遂致通顯。詩如是者至矣。衰朽謬語。何足算乎。修齡氏吳喬序。

圍爐詩話卷之一

清崑山吳　喬修齡氏述

漢魏之詩。正大高古。漢謂自枚乘至中郎。枚詩九十首其中亦有東漢人詩也魏謂思王至阮公。正謂不陋不傷。次謂非嘆老嗟卑。高謂無放言細語。古謂不束于韻。不束于粘綴。不束于聲病。不束于對偶。如是之謂雅。不如是之謂俗。而俗又有微甚之辨。兩晉之詩。漸有偶句。至沈宋而極。齊梁始有聲病。至唐律而極。宮體始作。至晚唐而極。休文作韻。其時詩人亦不遵用。唐以立功令始用于詩。至步韻而極。五柳以心言詞意。晚唐爲甚。



吳喬修齡氏述

五柳以心言詞意。晚唐爲甚。至宋而極。餘則互有之。此詩道古今之大端也。詩道不出乎變復。變謂變古。復謂復古。變乃能復。復乃能變。非二道也。漢魏詩甚高。變三百篇之四言爲五言。而能復其淳正。盛唐詩亦甚高。變漢魏之古體爲唐體。而能復其高雅。變六朝之綺麗爲渾成。而能復其挺秀。藝至此尚矣。晉宋至陳隋大歷至唐末。變多于復。不免于流。而猶不違于復。故多名篇。此後難言之矣。宋人惟變不復。唐人之詩意盡亡。明人惟復不變。遂爲叔敖之優孟。二百年來。非宋則明。非明則宋。而皆自以爲唐詩。試讀金正希舉業文。不貌似先正。而最得先正之神。以其無逢世之俗情。惟發己意故也。詩可知矣。無智人前莫說。打你頭破額裂。詩有魔鬼。宮體淫哇。齊梁至初唐之魔鬼也。打油釘鉸。晚唐兩宋之魔鬼也。木偶破文繡。宏嘉之魔鬼也。今日兼有之。問曰。丈既知俗病與魔鬼。詩宜盡脫之矣。答曰。談何容易。宏嘉之魔鬼。實能淨盡脫之。餘則

五十餘年。全在其中行坐寢食。近乃覺之。而衰病無可進矣。正大高古之詩。有來生在言此欲使英年有志節者。早自覺悟。毋若喬之憒憒一生。悔無所及耳。

問曰。詩在今日。以何者爲急務。答曰。有有詞無意之詩。二百年來。習以成風。全不覺悟。無意則賦尙不成。何況比興。葉文敏公論古文。余曰。以意求古人則近。以詞求古人則遠。公深然之。詩不容有異也。唐詩有意而託比興以雜出之。其詞婉而微。如人而衣冠。宋詩亦有意。惟賦而少比興。其詞徑以直。如人而赤體。明之瞎盛唐詩。字面煥然。無意無法。直是木偶被文繡耳。此病二高萌之。宏嘉大盛。識者祇斥其措詞之不倫。而不言其無意之爲病。是以宏嘉習氣至今流注人心。隱伏不覺。習氣如乳母衣。縱經灰滌。終有乳氣。人之惟求好句。而不求詩意之所在者。卽宏嘉習氣也。若詩句中無中原。吾黨。鳳凰臺。鵾鵾觀。自以爲脫去宏嘉惡道。不亦易乎。此病之難于解免。更自有故。詩乃心聲。非關人事。如空谷幽蘭。不求賞識。乃足爲詩。六朝之詩雖綺靡。而此意不大失。自唐以詩取士。遂關人事。故省試詩有膚殼語。士子又有行卷。又有投贈。溢美獻佞之詩。自此多矣。美刺爲興觀之本。溢美獻佞。尙可謂之詩乎。子美于哥舒翰。先美後刺。後人嫌之。如李頎之秦地立春傳太史。漢宮題柱憶仙郎。已宛然明之應酬詩矣。詩之泛濫。實始于唐人。言近體詩。不得不宗之耳。

所謂詩如空谷幽蘭。不求賞識者。唐人作詩。惟適己意。不索人知其意。亦不索人之說好。如義山有感二長律。爲甘露之變而作。則重有感七律。無別意可知。何以遠至七百年後。錢夕公始能注釋之耶。意尙不

知誰知好惡蓋人心隱曲處不能已于言又不欲明告于人故發于吟詠三百篇中如是者不少唐人能不失此意宋人作詩欲人人知其意故多直達明人更欲人人見好自必流于鏗鏘絢燦有詞無意之途瞎盛唐詩泛濫天下貽禍二百餘年學者以爲當然唐人詩道自此絕矣

詩非一途得入景龍開寶之詩端重能養人器度而不能發人心光大歷開成之詩深銳能發人心光而亦傷人器度所以學景龍開寶者心光難發大都滯于皮毛學大歷開成者器度易傷不免流于險琢人能以大歷開成發其心光而後以景龍開寶養其器度斯爲得之人誰有此工力所以開寶而後更無其詩也問曰若然則開寶人于何處發其心光耶余愧謝曰此就後世人之病察脈擬方也君問太高須起李杜高岑以答之

明初之詩娟秀平淺而已李獻吉岸然以盛唐自命韓山童之稱宋裔也無目者駭而宗之以爲李杜復生高岑再起有詞無意之習已成性情吟詠之道化爲異物何仲默李于鱗王元美承獻吉之洩氣者也牛哀虨鳴其聲震耳宜爲人所駭聞數十年前蚓竅蛩鳴亦復主盟中夏然蚓蛩止誤流俗阿師牛虨實誤有志之士冒盛唐高名故也

詩文有雅學有俗學雅學大費工力眞實而闇然見者難識不便于人事之用俗學不費工力虛僞而的然能悅衆目便于人事之用世之知詩者難得故雅學之門可以羅雀後鮮繼者俗學之門闐豗如雷衣鉢不絕如震川元美時同地近震川却掃荒村後之學其文者無幾元美奔走天下至今壽奠之作猶溉

餘膏苟爲身計。刺繡文不如倚市門。無奈醒人不能酣酒。有目者不能瞑而執杖取道耳。人欲應酬。俗學甚善。若欲見古先作者之意。非視俗學如糞穢之不可嚮邇。不能見也。

以唐明言之。唐詩爲雅。明詩爲俗。以古體唐體言之。古體爲雅。唐體爲俗。以絕句律詩言之。絕句爲雅。律詩爲俗。以五律七律言之。五律猶雅。七律爲俗。以古律唐律言之。古律猶雅。唐律爲俗。

詩乃心聲。心日進于三教百家之言。則詩思月異而歲不同。此子美之讀書破萬卷也。惟留心于風雲月露。則爲李謫之所譏者而已。人于順逆境遇間。所動情思。皆是詩材。子美之詩。多得于此。人不能然。失却好詩。及至作詩了無意思。惟學古人句樣而已。

詩如陶淵明之涵冶性情。杜子美之憂君愛國者。契于三百篇上也。如李太白之遺棄塵事。放曠物表者。契于莊列。爲次之。怡情景物。優閒自適者。又次之。嘆老嗟卑者。又次之。留連聲色者。又次之。攀緣貴要者。爲下。而皆發于自心。雖有高下。不失爲詩。惟人事之用者。同于俛肩酒楚。不足爲詩。

禪者云。凡人胸中惡知惡見。如臭糟瓶。若不傾去。清水洗淨。百物入中。皆成穢惡。二李習氣亦然。人若存彼絲忽于胸中。任學古詩唐詩。只成二李之詩。

青樓狹邪。良家子一入其門。身心俱變。縱欲從良。無由自脫。甚至廿爲倡鴆續置假女者。二李詩絕無意義。惟事聲色。看之見好。爲之易成。又冒盛唐之名。易于眩人。淺夫不察。一飲狂泉。終身苦海。及乎伎倆已成。縱識得唐人門徑。而下筆終不能脫舊調。始進之路。可不慎哉。友人犯此者不少。故謹記之。

高廷禮惟見唐人殼子。立大家之名。誤殺宏嘉人。四肢麻木不仁。五官昏憒無用。詩豈學大家。便是大家。要看工力所至。成家與否。乃論大小。彼摶撦子美李頎者。如乞兒醉飽度日。何得言家。豈乞得王侯家餘糝。卽爲王侯家乎。

明人以集中無體不備。汗牛充棟者爲大家。愚則不然。觀于其志。不惟子美爲大家。韓偓落花詩。卽大家也。

子瞻云。詩以奇趣爲宗。反常合道爲趣。此語最善。無奇趣。何以爲詩。反常而不合道。是謂亂談。不反常而合道。則文章也。山谷云。雙鬟女娣如桃李。早年歸我第二雛。亂談也。堯夫三皇等吟。文章也。

今有一言可以醒二李之徒之痼疾者。人之學業無不與年俱進者也。惟學二李之詩。則一入門。卽齊肩于高岑李杜。而頭童齒豁。不過如此。如優人入場。便可作侯王卿相。而老死只是優人。打頭不遇作家。到老時亦終成骨董。

今人作詩。須于唐人之命意布局求入處。不可專重好句。若專重好句。必蹈宏嘉人之覆轍。無好句。不成詩。所以河嶽英靈等集。往往舉之而在今日。則爲弊端。

粗心浮氣。陳濁鈍滯之根也。粗浮在心。必致陳濁在筆。學問以識爲本。有識則虛心。虛心則識進。無識則氣驕。氣驕則識益下。詩無論三唐。看識力實是如何。

晉宋人字。蕭散簡遠。智永稍變。至顏柳而整齊。又至明而變爲姜立綱體。惡俗可厭矣。詩之漢魏。晉宋之

書也。謝鮑。智永之書也。唐體。顏柳之書也。宏嘉瞻盛唐。姜立綱體也。

詩貴有含蓄不盡之意。尤以不着意見聲色故事議論者爲最上。義山刺楊妃事之夜半宴歸宮漏永。薛王沈醉壽王醒。是也。稍着意見者。子美元元廟之世家遺舊史。道德付今王是也。稍着聲色者。子美之落日留王母。微風倚少兒是也。稍用故事者。子美之伯仲之間見伊呂。指揮若定失蕭曹是也。着議論而不大露圭角者。羅昭諫之靜憐貴族謀身易危覺文皇創業難是也。露圭角者。杜牧之項王廟詩之勝負兵家未可期。包羞忍恥。是男兒。江東子弟多才俊。捲土重來未可知。是也。然已開宋人門徑矣。宋人更有不倫處。（宋揚誠齋題武惠妃傳之壽王不忍金宮冷。獨獻君王一玉環。詞雖工。意未婉。惟義山之薛王沈醉壽王醒。其詞微而意顯。得風人之體。）

人心才有依倚。即不能迥出流輩。何況于偷。皎然三偷笑具也。

唐人重詩。方袍狹邪。有能詩者。士大夫拭目待之。北宋猶然。以功名在詩賦也。既改爲經義。南宋遂無知詩僧妓。況今日乎。憲章二李。聊充應酬。是溷溜漢。

詩以深爲難。而厚更難于深。子美秋興。每篇一意。故厚。曹唐病馬。只一意。而得好句六聯。成詩三首。烏得不薄。眩于好句而不審本意。大歷後之墮阬落塹處也。

嚴滄浪云。詩禁五俗。俗體。俗意。俗句。俗字。俗韻。皆不可犯。此言最善。學問安可無師。無師則杜譔。而書家貴學師。舍短取長。詩學李杜。正道也。李之座中若有一點紅。斗筲之量。成千鍾。杜之袖中有舊筆。與至時復援。其可學乎。學字先得敗筆。學詩先得累句。莫若之何。

學詩不可雜。又不可專守一家。樂天專學子美。西崑專學義山。皆以成病。大樂非一音之奏。佳餚非一味之嘗。子美所以集大成也。

余友賀黃公曰。嚴滄浪謂詩有別趣。不關于理。而理實未嘗礙詩之妙。如元次山春陵行。孟東野遊子吟等。直是六經鼓吹。理豈可廢乎。其無理而妙者。如早知潮有信。嫁與弄潮兒。但是于理多一曲折耳。喬謂唐詩有理。而非宋人詩話所謂理。唐詩有詞。而非宋人詩話所謂詞。大抵賦須近理。比卽不然。興更不然。靡有子遺。有北不受。可見。又如張籍辭李司空辟詩。考亭嫌其感君纏綿意。繫在紅羅襦。若無此一折。卽淺直無情。是爲以理礙詩之妙者也。

問曰。言情敍景。若何。答曰。詩以道性情。無所謂景也。三百篇中之興。關雎鳩等。有似乎景。後人因以成烟雲月露之詞。景遂與情並言。而興義以微。然唐詩猶自有興。宋詩鮮焉。明之瞎盛唐。景尙不成。何況于興。

古詩多言情。後世之詩多言景。如十九首中之孟冬寒氣至。建安中之子建贈丁儀初秋凉氣發者無幾。日盛一日。梁陳大盛。至唐末而有淸空如話之說。絕無關于性情。畫也非詩也。夫詩以情爲主。景爲賓。景物無自生。惟情所化。情哀則景哀。情樂則景樂。唐詩能融景入情。寄情于景。如子美之近淚無乾土。低空有斷雲。沈下賢之梨花寒食夜。深閉翠微宮。嚴維之柳塘春水漫。花塢夕陽遲。祖詠之遲日園林好。淸明煙火新。景中哀樂之情宛然。唐人勝場也。宏嘉人依盛唐皮毛以造句者。本自無意。不能融景。況其敍景。

惟欲闊大高遠。于情全不相關。如寒夜以板爲被。赤身而掛鐵甲。景同而語異。情亦因之而殊。宋之問大庾嶺云。明朝望鄉處。應見嶺頭梅。賈島云。無端更渡湘江水。却望并州是故鄉。景意本同。而宋覺優游。詞爲之也。然島句比之問反爲醒目。詩之所以日趨于薄也。問曰。詩文之界如何。答曰。意豈有二。意同而所以用之者不同。是以詩文體製有異耳。文之詞達。詩之詞婉。書以道政事。故宜詞達。詩以道性情。故宜詞婉。意喻之米飯與酒所同出。文喻之炊而爲飯。詩喻之釀而爲酒。文之措詞。必副乎意。猶飯之不變米形。嗽之則飽也。詩之措詞。不必副乎意。猶酒之變盡米形。飲之則醉也。文爲人事之實用。詔敕書疏案牘記載辭辨。解皆實用也。實則安可措詞不達。如飯之實用以養生盡年。不可矯揉而爲糟也。詩爲人事之虛用。永言播樂。皆虛用也。賦而爲清廟執競。稱先王之功德。奏之于廟則爲頌。賦而爲文王大明。稱先王之功德。奏之于朝則爲雅。二者必有光美之詞。與文之摭拾者不同也。賦而爲桑柔瞻卬。刺時王之秕政。亦必有哀惻隱諱之詞。與文之直陳者不同也。以其爲歌爲奏。自不當與文同故也。賦爲直陳。猶不與文同。況比與乎。詩若直陳。凱風小弁。大詬父母矣。李杜之文。終是詩人之文。歐蘇之詩。終是文人之詩。非詩人之詩。

人有不可已之情。而不可直陳于筆舌。又不能已于言。感物而動。則爲興。托物而陳。則爲比。是作者固已醞釀而成之者也。所以讀其詩者。亦如飲酒之後。憂者以樂。莊者以狂。不知其然而然。

詩不越乎哀樂。境順則情樂。境逆則情哀。明良之歌。順而樂也。棫樸早麓。其類也。五子之歌。逆而哀也。民

勞南山其類也。後世不關哀樂之詩。是爲異物。

余與友人說詩曰。古人有通篇言情者。無通篇敍景者。情爲主。景爲賓也。情爲境遇。景則景物也。又曰。七律大抵兩聯言情。兩聯敍景。是爲死法。蓋景多則浮泛。情多則虛薄也。然順逆在境。哀樂在心。能寄情于景。融景入情。無施不可。是爲活法。又曰。首聯言情無景。則寂寥矣。故次聯言景以暢其情。首聯敍景則情未有著落。故次聯言情以合乎景。所謂開承也。此下須轉情而景。景而情。或推開。或深入。或引古。或邀賓。須與次聯不同收。或收第三聯。或收至首聯。看意之所在而收之。又有推開暗結者。輕重虛實。濃淡深淺。一篇中參差用之。偏枯即不佳。又曰。意爲情景之本。只就情景中有通融之變化。則開承轉合。不爲死法。意乃得見。又曰。子美詩云。晚節漸于詩律細。律爲音律。拗句詩不必學。

問曰。何爲性情。答曰。聖人以思無邪蔽三百篇。性情之謂也。國風好色。小雅怨誹。發乎情也。不淫不亂。止乎禮義。性也。樂而不淫。哀而不傷。亦言此也。此意晉魏不失。梁陳盡矣。陳拾遺挽之使正。以後淫傷之詞。與無邪者錯出。杜詩所以獨高者。以不違無邪之訓耳。

問曰。丈丈生平詩千有餘篇。自謂與此中議論離合何如。謝曰。不佞少時。爲俗學所惑者十年。將至四十。始見唐詩比興之義。又二十年。方知漢魏晉宋之高妙。而精氣銷亡。不能搆思矣。人之目見者易遠。足踐者必近。勿相困也。

問曰。唐詩六義如何。答曰。風雅頌各別。比興賦雜出乎其中。後世宗廟之樂章。古之頌也。三代之祖先。

有聖德。故不愧乎稱揚。漢已後之祖先。知爲何人。樂章備禮而已。不足論也。求雅于杜詩。不可勝舉。而如王昌齡之明堂坐天子。月朔朝諸侯。清樂動千門。皇風被九州。韋應物之身多疾病思田里。邑有流亡愧俸錢。王建爲田宏正所作之朝天詞。羅隱之靜憐貴族謀身易。危覺文皇創業難。皆二雅之遺意也。風與騷。則全唐之所自出。不可勝舉。忽見陌頭楊柳色。悔教夫壻覓封侯。與也。夕陽無限好。只是近黃昏。比也。海日生殘夜。江春入舊年。賦也。朱子盡去舊序。但據經文以爲注。使三百篇盡出于賦乃可。安得據比與之詞。以求遠古之事乎。宋人不知比與。小則爲害于唐體。大則爲害于三百。大抵文章實做則有盡。虛做則無窮。雅頌多賦。是實做。風騷多比興。是虛做。唐詩多宗風騷。所以靈妙。詩之失比興。非細故也。比興是虛句活句。賦是實句。有比興。則實句變爲活句。無比興。則實句變成死句。許渾詩有力量。而當時以爲不如不作。無比興。說死句也。明人不知比興。而說唐詩。開口便錯。義山之侍臣最有相如渴。不賜金莖露一杯。言雲表露。試之治病。可知眞僞。諷憲武之求仙也。白雪樓大詩伯以爲宮怨。許曰望幸之思悵然呵呵。宋詩率直。失比興。而賦猶存。宏嘉人詩無文理。幷賦亦失之。梵偈四五七字爲句而無韻。殊不礙讀。子瞻雜文多效之。詩入歌喉。故須有韻。韻乃其末務也。故三百篇叶者居多。菁菁者莪篇。叶儀以就莪阿。固可。叶莪阿以就儀。亦無不可。于意無傷故也。詩宗三百篇。自當遵其用韻之法。漢至六朝。此意未失。休文四聲韻。小學家言。本不爲詩。詩人亦不遵用。唐元宗時。孫愐始

就陸法言之切韻以爲唐韻。肅宗時以此爲取士之式。詩從此受桎梏。元白作步韻詩。直是蹇醜。或曰。古體可用古韻。唐體當用唐韻。夫然。則唐體別自爲詩。不宗三百耶。古人多有韻。韻又皆叶用。毛晃誤以爲古人實有是讀而作古韻。何異于衮衣玉食之世。論茹毛飲血事耶。

古人作詩。不惟不拘韻。并不拘四聲。宜平則仄讀爲平。宜仄則平讀爲仄。觀望忘二字可見。三百至晉宋皆然。故不言聲病。休文作四聲韻。而聲病之說起焉。可知聲病雖王元長等所立。而實因乎沈氏之四聲矣。梁武帝不許四聲詩中高見。

詩本樂歌。定當有韻。猶今曲之有韻也。今之曲韻。庚青眞文等合用。初無礙乎歌喉。詩已不歌。而韻部反狹。奉平水韻如聖經國律。而置性情之道如弁髦。事之顧奴失主。莫甚于此。

青箱雜記載鄭谷齊己黃損等。定今體詩格云。用韻有數格。曰葫蘆。曰轆轤。曰進退。葫蘆韻者。先二後四。轆轤韻者。雙出雙入。進退韻者。一進一退。引李師中送唐介詩云。孤忠自許衆不與。獨立敢言人所難。去國一身輕似葉。高名千古重如山。並遊英俊顏何厚。未死奸諛骨已寒。天爲吾皇扶社稷。肯教夫子不生還。八句詩一難三寒同部。二山四還又一部。爲進退韻格之證。而葫蘆轆轤。未有引證。別本詩話引太白我攜一尊酒爲葫蘆韻之例。引漢帝龍阿嬌爲轆轤韻之例。乃古詩也。

唐韻。視今之平水韻。冬分鐘。支分脂。似乎狹矣。而有葫蘆韻用法。轆轤韻用法。進退韻用法。有嫌韻。有兼韻。有通用。有轉用。有叶用。作者猶得輾轉言情。平水韻似寬。而葫蘆等諸法俱廢。則實狹矣。

問曰。二美大呵出韻詩。是否如何。答曰。出韻必是起句。起句可用仄聲字。出韻何妨。蓋律詩止言四韻。絕句止言二韻。王子安滕王閣詩。八句六韻。而序曰四韻俱成。以渚與悠不在韻數中也。出韻詩雖是晚唐變體。然非晚不及盛之關係處。如元美兄弟之說。但不出韻。卽是盛唐耶。

問曰。用韻以何者爲準則。答曰。韻書。自曹魏李登梁沈約以來。其故甚繁。此難具述。唐之官韻。今不可得。北宋禮部韻。余曾見二本。皆一東二冬三鐘者也。名廣韻者。因唐韻而廣之者也。卽此可以知唐韻矣。今世通行之一東二冬三江四支之韻。乃宋理宗時平水劉淵。幷舊韻之二百六部。以爲一百七部而成之者也。舊韻一東獨用。二冬三鐘通用。淵則竟幷通用者爲一部。支微齊佳灰魚虞歌麻尤十韻爲一部。眞文元寒刪先六韻爲一部。侵覃鹽咸四韻爲一部。韻之通轉。又分兩界。有入聲者十七部爲一界。無入聲者十三部爲一界。兩界不相通轉。通轉有部有類有界。平上各自通轉爲部。東董送屋通轉爲類。有入聲無入聲通轉爲界。非此則謂之叶。叶乃通轉之窮也。自平水韻行。而北宋之禮部韻。詩家名公俱未經目。界部通轉叶之法俱不講。唐人葫蘆巍轤進退之法。何所攷哉。

唐人有嫌韻兼韻之法。嫌韻卽出韻也。兼韻亦名干韻。謂兼取通用韻中一二字也。嫌韻與兼韻可通用。不可轉用。寒與刪先得相兼。以其通用故也。而轉用之眞文元則不可。

唐人排律有兼韻者。東兼冬。庚兼青是也。叶卽協也。不用如字之聲者謂之轉。轉一二字而不全部通轉者謂之叶。通用乃劉淵幷韻已前之法。今世所刻平水韻猶仍其名。呵呵。

唐韻久已絕傳。惟吳彩鸞韻。徐學士傳是樓有之。值二十萬錢。而紙故朽。不能細檢也。

子美飲中八仙歌。押二船字。二眠字。三前字。說者謂此篇是八段。不妨重押。學林新編云。觀詩題則是歌也。通篇在船字中押。不移別韻。則非分八段。蓋子美詩重韻者不少。因歷舉諸篇。以及十九首。曹子建。謝康樂。陸士衡。阮嗣宗。江文通。王仲宣重韻之句。以見古有此體。子美因之。其言甚辨。余謂古人重詩而輕韻。故十九首以下多有重韻之詩。後人重韻而輕詩。見重押者駭爲異物耳。施愚山謂步韻者是做韻。非做詩。余謂自唐以來。以意湊韻。重韻輕詩者。皆是做韻。

嚴滄浪云。任昉哭范雲詩重韻。兩生字。三情字。天廚禁臠（葉夢得避暑錄話著）乃謂平韻可重押。或平或仄韻不可者。彼就子美飲中八仙歌立說。陋矣。焦仲卿妻作重二十許韻。古人作詩不以辭害志。不以韻害辭。泥辭以害志。十二侵乃舌押上腭成聲。非閉口也。閉口則無聲矣。韻家別爲立部。非也。縱使侵等果是閉口字。亦爲小學審聲中事。與詩道何涉。此又詩人奉行之過也。

宋人詩餘。寒刪先元魚虞通用。實合于三百篇至六朝叶用之義。後人因此而立詞韻則非也。

今有癬疥之疾。而爲害甚大。本舉手可除。而人樂此美疾。固留不舍。習以成風。安然不覺者。是步韻和人詩。夫和詩之體非一意。如問答而韻不同部者。謂之和詩。同其部而不同其字者。謂之和韻。同其字而次第不同者。謂之用韻。次第皆同。謂之步韻。蕭衍王筠和太子懺悔詩。始是步韻。步韻乃趨承貴要之體也。詩思與文思不同。文思如春氣之生萬物。有必然之道。詩思如醴泉朱草。在作者亦不知所自來。限以一

韻。即束詩思。唐時試士限韻。主司因得易見高下耳。今日何可爲之耶。若又步韻。同于桎梏。命意布局。俱難如意。後人不及前人。而又困之以步韻。大失計矣。施愚山曰。今人祇是做韻。誰人做詩。獅子一吼。百獸腦裂。做韻定五字。于韻府羣玉五車韻瑞上覓得現成韻脚了。以字湊韻。以句湊篇。扯捏一上。全無意義章法。非做韻而何。步至數人。并韻字亦覺可厭。古詩不對偶。無平仄。得韻叶用。唐詩悉反之。已是難事。若又步韻。李杜無以見長。

步韻。元白猶少。皮陸已多。今則非步韻無詩矣。陷溺之甚者。遂謂步韻詩思路易行。又或倡作而步古人詩之韻。

古人視詩甚高。視韻甚輕。隨意轉叶而已。以詩乃吾之心聲。韻以諧人口吻故也。唐人局于韻而詩自好。今人押韻不落。即是詩。故古人有詩無韻。唐人有韻有詩。今人惟有韻無詩。得一題。詩思不知發何處。而先押一韻。何異置榻以待電光。

問曰。先生不肯步韻。人以爲傲。信乎。答曰。敬也。非傲也。步韻何難。不過順口弄人耳。朱溫將諸客遊園。自語曰。好大柳樹。數客起應曰。好大柳樹。溫又曰。可作車轂。數客起應曰。可作車轂。溫厲聲曰。車轂須用堅木。柳那可用。書生好順口弄人。皆此類也。悉撲殺之。溫雖凶人。然此事則不悔。遜俗遠矣。詩人自相步韻猶可。步貴人韻。須盧撲殺。貴人倡作。勿用徘徊潺湲等字。使趨承者有所措手。亦仁者之居心也。

晚唐章碣八句詩。平仄各押韻。一畔二天三岸四船五看六眠七算八邊。無聊之思。亦將以爲格而步之

乎。

人之登廁。不可無書。無書則不暢。書須淺陋。不足供待。又逐段易了者。韻府羣玉五車韻瑞最善。展卷終晨。有益。而應酬簡易。此爲捷徑。若自好之士而作詩時用之。則口塞詩路。以口韻而已明。詩無深造。二書爲之也。

問曰。如尚書所言。則詩乃樂之根本也。後世樂用曲子。則詩不關樂事乎。答曰。古今之變。更僕難詳。聖人以雅頌正樂。則知三百篇無一不歌。秦火之後。樂失而詩存。太常主聲歌。經生主意義。聖人之道離矣。而唐時律詩絕句。皆入歌喉。及變爲詩餘。則所歌者詩餘。而詩不可歌。故陳彭年送申國長公主爲尼七律。人以詩餘鷓鴣天之調歌之。子瞻中秋七絕。山谷以詩餘小秦王之調歌之。是其證也。元曲出。而詩餘亦不入歌喉矣。尚書之言。難可通于今也。三百篇中。清廟文王等。專爲樂而作詩。關雎鹿鳴等。先有詩而後入于樂。

唐梨園歌有囉哩嘓。以五七言整句。須有襯字。乃可歌也。疑古之妃呼豨伊何那。亦即此意。如此。則不求宋詞元曲之腴喉矣。然鄭世子言。古樂每一字。必絲聲十六彈。或三十二彈。則與後世唱曲先慢後緊者不同。須更攷之。

問曰。詩之體格名目如何。答曰。姜白石詩說云。守法度曰詩。載始末曰引。放情曰歌。體如行書曰行。並二體爲歌行。如蛩響曰吟。通俚俗曰謠。委曲盡情曰曲。余憶珊瑚鈎之說不然。皆後人附會耳。

詩史曰古人文章自應律度不主音韻沈約遵崇韻學而曰欲使宮羽相變低昂殊節若前有浮聲後須切響一篇之內音韻盡殊兩句之中輕重悉異妙達此旨始可言文自後浮巧之語體製漸多如旁犯蹉對假對雙聲疊韻之類又有正格偏格類例極多故有三十四格十九圖四聲八病之類旁犯者如徐陵文一篇中兩用長樂其義不同者是也蹉對者如九歌之蕙肴蒸兮蘭藉奠桂酒兮椒漿以蕙肴蒸對奠桂酒是也假對者如自朱耶之狼狽致赤子之流離朱對赤耶對子狼狽獸名對流離鳥名又如庖人具雞黍稚子摘楊梅以雞對楊是也如幾家村草裏吹唱隔江聞幾家村草爲雙聲如月影侵簷冷江光逼屐清侵簷江光爲疊韻首句第二字仄聲謂之正格如鳳歷軒轅紀是也平聲謂之偏格如四更山吐月是也唐時名輩多用正格謝莊謂互護爲雙聲徼碻爲疊韻余不謂然以重湔爲雙聲重切爲疊韻

困學紀聞云式微乃二人詩聯句之始也柏梁及賈充與其婦李亦是聯句

傅咸毛詩皆取經語集句之始也禹玉牒詞云祝融司方發其英沐日浴月百寶生七言之祖也荀卿成相篇亦多七言句

作者涉筆成趣說者遂以立三十七格其可留者不及十條

宋末元初有九言律詩大是蛇足只可謂之詩餘耳此體始于魏

律詩所謂偷春格者首聯對次聯不對也扇對格者首句與第三句爲對次句與第四句爲對也

唐時有格詩之名與律詩並舉未得的據疑是八句有聲病而不對偶者耶

南史王元謨問謝莊雙聲疊韻。莊曰。互護爲雙聲。磽碻爲疊韻。雙聲同音不同韻。疊韻音韻皆同。互護同是脣音。而不同韻。磽碻同是牙音。而又同韻也。彷彿燈燿崢嶸皆雙聲。珠儒童蒙空同皆疊韻。喬謂互護紐聲同莫路紐聲不同而同在遇部。字聲韻書古今改易多矣。

洪括筆談以次聯不對者爲蜂腰。引賈島下第詩爲證。云下第惟空囊。如何住帝鄉。杏園啼百舌。誰醉在花旁。淚落故山遠。病來春草長。知音逢地易。孤棹負三湘。

問曰。先生每言詩中須有人。乃得成詩。此說前賢未有。何自而來。答曰。禪者問答之語。其中必有人。不知禪者不覺耳。余以此知詩中亦有人也。人之境遇有窮通。而心之哀樂生焉。夫子言詩。亦不出于哀樂之情也。詩而有境有情。則自有人在其中。如劉長卿之得罪風霜苦。全生天地仁。青山數行淚。白首一窮鱗。王鏊爲都統詩曰。再登上相慚明主。九合諸侯愧昔賢。有情有境。有人在其中也。子美黑白鷹。曹唐病馬亦然。漁元機詠柳云。枝迎南北鳥。葉送往來風。黃巢咏菊曰。堪與百花爲總領。自然天賜赭黃袍。蕩婦反賊詩。亦有人在其中。故讀淵明康樂太白子美集。皆可想見其心術行己。塤遇學問。劉伯温楊孟載之集亦然。惟宏嘉詩派濃紅重綠。陳言剿句。萬篇一篇。萬人一人。了不知作者爲何等人。謂之詩家異物。非過也。問曰。宏嘉人外。豈無讀其詩而不見其人者乎。答曰。楊素唐中宗薛稷宋之問賀蘭進明蘇渙。其人可數。

問曰。唐體于何而始。答曰。凡事無始。有始乃邪說也。僅可如春秋之托始于隱公耳。唐體托始于古詩。古

詩托始于三百篇。三百篇託始于五子喜起。此前之記于緯書史子者。不敢據言也。五言始漢魏。鮮有偶句。晉宋以後。偶句日多。庾信竟是排律。七律託始于漢武。魏文等七言古詩。蕭子雲燕歌行。始有偶句。自此漸有七言六句似律之詩。如梁簡文帝和蕭子顯春別云。蜘蛛結網滿帳中。芳草結葉當行路。紅臉脈脈一生啼。黃鳥翩翩有時度。故人雖故昔經新。新人雖新後應故。梁元帝春別云。試看機上蛟龍錦。還瞻庭表合歡枝。映日通風影珠幔。飄花拂葉度金池。不聞離人當重合。惟恐合罷會成離。陳後主玉樹後庭花云。麗宇芳林對高閣。新粧艷質本傾城。映戶凝嬌乍不進。出帷含態笑相迎。嬌姬臉似花含露。玉樹流光照後庭。又有七言八句似律之詩。而末二句似五言者。如梁簡文帝春情云。蝶黃花紫燕相追。楊低柳合露塵飛。已見垂鉤掛綠樹。誠知淇水沾羅衣。兩童夾車問不已。五馬城南猶未歸。鶯啼春欲駛。無爲空掩扉。梁元帝聞箏詩曰。文牕玳瑁影嬋娟。香帷翡翠出神仙。促柱朱絃鶯欲語。調絃繫爪雁相連。秦聲本是楊家解。吳歈那知謝傅憐。祇愁芳柱促。蘭膏無那煎。又有七言八句。前後散中四語偶者。如梁簡文帝烏夜啼曲云。綠草庭中望明月。碧玉堂前對金鋪。鳴絃撥捩發初異。挑琴欲吹衆曲殊。不異三足朝含影。直言九子夜相呼。羞言獨眠花下淚。託道單棲城上烏。隋煬帝江都樂歌云。揚州舊處可淹留。臺榭高明復可遊。風亭芳樹迎早夏。長皐麥隴送餘秋。綠潭桂楫浮青雀。果下金鞍躍紫騮。綠楊素蟻流霞飲。長袖清歌樂戲遊。汎龍舟詩云。軸轤千里汎龍舟。言旋舊鎮下揚州。借問揚州在何處。淮南江北海西頭。六轡暫停御百丈。鼉鼓開山歌棹謳。詎似江東掌間地。獨自稱言鑑裏遊。又有七言十句似律詩者。如江總閨

怨云寂寂青樓大道邊紛紛白雪綺窗前池上鴛鴦不獨自帳中蘇合還空然屏風有意障明月燈火無情照獨眠遼西水凍春應少薊北鴻來路幾千願君關山及早度念妾桃李片時妍大路始于椎輪諸詩皆七律之椎輪也隋陳子良塞北思歸詩竟是唐人七律矣五絕七絕即五古七古之短篇楊升菴謂截律爲絕非也

馮定遠云文選詞賦始于屈宋歌詩起于荆軻易水之歌權輿于姬孔已後于理爲得近代詩選必自上古年紀綿邈眞贋相雜或不雅馴又書傳引逸詩多不過三四句皆非全篇三百五篇既是仲尼所定又不應掇聖人之所棄者以炫人余嘗與程孟陽言詩謂其如狗之拾骨非戲言也詩至屈宋變爲詞賦漢書經籍志不載五言五言盛于建安陳思王爲之冠冕潘陸以下無能與並者子美言詩看子建親故蘇子瞻云詩至子美一變也元和長慶以後元白韓孟嗣出杜詩始大行後無出其範圍者矣今之論詩者但當祖述子建憲章少陵古今之變于斯盡矣詩騷以前可勿問也

又云古人文章自有阡陌湯之盤銘孔子之誄其體古矣而三百五篇都無銘誄之文故知孔子不以爲詩也元微之云賦頌銘贊有韻之文體自相涉謂之詩則不可近世馮惟訥撰詩紀盡收古逸之銘誄等句何歟詩言志者也易林止論陰陽王司寇欲以易林爲詩何歟又云沈約謝朓王融創爲聲病于時文體不可增減謂之齊梁體異乎漢魏晉宋之古體也雖略變雙聲疊韻然文不粘綴取韻不論雙隻首不破題平仄亦不相儷沈宋因之變爲律詩自二韻至百韻率以四句一絕不用五韻七韻九韻十一十三

韻。唐人或不拘此說。李見賛皇窮愁志。首聯先破題目。謂之破題。第二字相粘。平仄仄平爲偏格。仄平平仄爲正格。見沈存中筆談。平仄宮商。體勢穩協。視齊梁體爲優矣。近體多是四韻。古無明說。嘗推而論之。似亦得其理也。聯絕粘綴。至于八句。雖百韻止如此也。如正格二聯。平平相粘也。中二聯仄仄相粘也。音韻輕重。一絕四句。自然悉異。至于二轉變有所窮。于文之首尾胸腹已具足。得成篇矣。律賦亦八句。文苑注中已備記之。茲不具述。

又云。詩家常言。有聯有絕。二句一聯。四句一絕。宋孝武言吳邁遠聯絕之外無所解是也。四句之詩。謂之絕句。宋人不解。乃云是截律詩首尾。如此議論。非一事也。玉臺新詠有古絕句。古詩也。唐人絕句之有聲病者。是二韻律詩也。元白牧之昌黎集可證。唐人集分體者少。今所傳分體者。皆近人所爲。古本多存有分律詩絕句者。如王臨川集。首題云七言律詩。下注云絕句。甚分明。唐人惟有元白韓杜等是舊次。今武定侯刻白集。坊本杜牧之集。亦皆分體。如今人矣。幸二集尚有宋板。而新本亦有翻宋板者可據耳。自高棅唐詩品彙出。今人不知絕句是律矣。高棅又創排律之名。雖古人有排比聲律之言。然未聞謂之排律。此一字而有大害。予詩朱雲子作詩評。直云五排七排。并去律字。可慨也。

又云。齊梁聲病之體。自古不謂之古詩。諸書言齊梁體者。不止一處。唐自沈宋以前。有齊梁詩。無古詩也。又云。齊梁聲病之體。自古不謂之古詩。諸書言齊梁體者。不止一處。唐自沈宋以前。有齊梁詩。無古詩也。氣格亦有差古而皆有聲病。沈宋既裁新體。陳子昂崛起。直追阮公。遂有兩體。開元以下。好聲律者則師景雲龍紀。矜氣格者則追建安黃初。而永明文格微矣。然白樂天、李義山、温飛卿、陸魯望。皆有齊梁格詩。

白李詩在集中。溫見才調集。陸見松陵集。題注甚明。但不多耳。既有正律破題之詩。此格自應廢矣。皎然詩式。敍置極詳。盡允當。人自不能考耳。古詩二字。牢入人心。今人立論。雖子美所稱之庾開府。太白所稱之謝元暉。必欲降而下之。云古詩當如此論也。至于唐人。雖服膺鮑謝。體效徐庾。仰而不逮者。猶以爲無上妙品。云律詩當如此論也。吁可慨已。

又云。阮逸注文中子。不解八病。可見宋時聲韻之學已微。有一惡書。名曰金針詩格。託名梅堯臣。言八病。絕可笑。王弇州辰言。不知其謬也。沈休文謝靈運傳贊。劉彥和文心雕龍。統論梗概。不得詳說。而諸書所言。時有可徵。郭忠恕佩觿云。雕弓之爲敦弓。依乎旁紐。按字母徵音四字。端透定泥。敦字屬元韻端母。雕字屬蕭韻端母。則知旁紐者雙聲字也。九經字樣云。紐以四聲是正紐者。四聲相紐。東董凍篤是也。劉知幾史通言梁武云。得既自我。失亦自我。爲犯上尾兩我字爲相犯也。平頭未詳。蜂腰鶴膝。見宋人詩話。乃雙聲之變也。上下兩字俱清。中一字濁。爲鶴膝。上下兩字俱濁。中一字清。爲蜂腰。大韻小韻。似論取韻之病。大小之義。所未詳也。沈隱侯云。一篇之內。音韻盡殊。兩句之中。輕重各異。詳此。則八病俱去。亦不在曲折分其名目也。

又云。今本玉篇前有紐韻之圖。列旁紐正紐甚詳。序引聲譜。恐是沈隱侯四聲譜。聞世間尚有是書。應是論八病事。恨求之不得耳。今人律詩但作對偶。于此處全不知。何以稱律。

又云。唐人律詩。有八句全不對者。亦有用仄韻者。

又云。律詩始于沈宋。爾時文體。不以用事爲嫌。今人乃有謂五言律不可用事者大謬。此說起于方回。問曰。唐人命意如何。答曰。心不孤起。仗境方生。熟讀新舊唐書通鑑稗史雜記。乃能于作者知其時事。知其境遇。而後知其詩命意之所在。如子美麗人行。豈可不知五楊事乎。試看本事詩。則知篇篇有意。非漫然爲之者也。

一篇詩祇立一意。起手中間收結互相照應。方得無懈可擊。唐人必然。宋至明初。猶不大失。宏正以後。一句七字。猶多不貫。何況通篇。

意由于識。馬嵬事吟咏甚多。而子美云。不聞夏殷衰。中自誅褒妲。曲折有含蓄。子瞻稱之。鄭畋云。元宗迴馬楊妃死。雲雨雖亡日月新。終是聖朝天子事。景陽宮井又何人。人知其有宰相器。劉夢得。白樂天。直言六軍逼殺天子之妃矣。

唐人詩意。不必在題中。如右丞息夫人怨云。莫以今時寵。能忘舊日恩。看花滿眼淚。不共楚王言。使無稗說載其爲寧王欲餅師妻作。後人何從知之。可見西施篇之賤日豈殊衆。貴來方悟稀。邀人傳香粉。不自著羅衣。君寵益嬌態。君憐無是非。當是爲李林甫楊國忠韋堅王鉷輩而作。元微之未必諸郎知曲誤。一時偸眼爲迴腰。亦是胸有所不快。適于舞者發之也。崔國輔云。悔不盛年時。嫁與青樓家。亦必有故。意不易見也。

余讀韓致堯落花詩結聯。知其爲朱溫將篡而作。乃以時事考之。無一不合。起語云。皺白離情高處切。膩

紅愁態靜中禁。是題面。又曰。眼尋片片隨流去。言君民之東遷也。恨滿枝枝被雨淋。言諸王之見殺也。倘得苦遮猶愚意。言李克用王師範之勤王也。若教泥汚更傷心。言韓建之爲賊臣弱帝室也。臨堦一盞悲春酒。明日池塘是綠陰。意顯然矣。此詩使子美見之。亦當心服。詩可以初盛中晚爲定界乎。又其香奩詩有云。動天金鼓逼神州。惜別無心學墮樓。不得迴眸辭傅粉。更須含淚對殘秋。折釵伴妾眠青塚。半鏡隨郎葬杜郵。惟有此宵魂夢裏。殷勤相覓鳳池頭。觀其起句及杜郵鳳池。當是李茂貞兵逼京城。昭宗賜杜讓能死。代其姬人之作。殘秋對傅粉。似乎趁韻。然其事在景福二年九十月間。正是殘秋也。而題絕不相類。將諱之抑傳寫誤也。讓能之死可憫。致堯于此。宜有詩以哀惜之也。又有咏浴詩云。再整魚犀攏翠簪。解衣先覺冷森森。教移蘭燭頻羞影。自試香湯更怕深。初似洗花難抑按。終憂沃雪不勝任。豈知侍女簾帷外。謄取君王幾餅金。詩言成帝合德事。沃雪謂死期將至。當是崔胤擅權。昭宗龍信過甚。而朱溫駸駸之勢。君相命在旦夕。故以漢事比之也。此時內有宦者韓全誨輩。外有藩鎮李茂貞王行瑜韓建朱溫輩。致堯忠耿之士。深懷不平。而言出禍隨。故寓意如此。結語當是指三使頒賞賜傾府庫也。又有倚醉詩曰。倚醉無端尋舊約。却因惆悵轉難勝。夢中樓閣春深雨。遠處簾櫳夜半燈。倚柱立時風細細。遶廊行處思騰騰。分明窗下聞裁翦。敲徧闌干喚不應。昭宗在鳳翔。制于李茂貞。使趙國夫人詞學士院。二使不在。亟召韓偓姚洎。竊見之于士門外。執手相泣。觀此情事。必是又曾召偓而爲事所阻。故有尋舊約之語。下文則敍立伺機會之情景也。風雅頌中時事不少。詩本經史之學。漢詩此意已微。子美不然。所以獨勝。太白

不及也。人讀經史。須知是詩材。讀詩須回顧經史。明人分作二截。惟于字面間求爲大家而已。葛常之曰。韓偓香奩集百篇。皆艷體詞也。沈存中筆談以爲和凝所作。貴後諱之。嫁名于偓。而香奩集有無題詩。序云。余辛酉歲戲作無題詩十四韻。故奉常王公內翰吳融。舍人令狐滈相次屬和。是歲十一月兵起。隨駕西狩。文藁咸棄。丙寅歲在福建有蘇暐者。以藁見授。得無題詩。因追味舊詩。闕亡甚多云云。香奩集之爲韓偓所作無疑。存中未考其詳。遯齋閒覽已引吳融和詩爲證矣。余攷昭宗天復元年辛酉正月元日。斬王仲先等。復位。進孫德昭等爲三使相。十一月。韓全誨劫帝幸鳳翔。韓偓扈蹕。三年十月。帝召韓偓姚洎于土門外。執手涕泣。甲子閏四月。朱溫遷帝于洛陽。八月。被弒。立昭宣帝。丁卯四月。溫簒位。則余所說此二詩意。非傅會也。

致堯又有詩云。擁鼻悲吟一向愁。寒更轉盡未迴頭。綠屏無睡秋分簟。紅葉傷時月滿樓。却要因循添逸興。若爲趨競愴離憂。殷勤憑仗宮渠水。爲到西溪動釣舟。天復二年。昭宗在鳳翔。宰相韋貽範遭喪。圖起復。偓不肯草制。忤李茂貞意。趨競謂貽範也。離憂謂有去志而思西溪釣舟也。問曰。君于致堯詩何太拳拳。答曰。宏嘉人惟求詞不求意。故敢輕忽大歷。余故舉唐末詩之有意者。以破天下之障。人能于唐詩一二字中見透其意。即脫宋明之病。仙人靈丹。豈須升斗。致堯又有詩云。昨夜三更雨。今朝一陣寒。海棠花在否。側臥捲簾看。亦必傷時之作。

唐人于詩中用意。有在一二字中。不說破不覺。說破則其意煥然者。如崔國輔魏宮詞云。朝日點紅旗。擬

上銅雀臺畫眉猶未了。魏帝使人催。稱帝者曹丕也。下一帝字。而其母狗彘不食其餘之語自見。嚴于鈇鉞矣。詩歸評媚甚。呵呵。

韓翃寒食詩云。春城無處不飛花。寒食東風御柳斜。日暮漢宮傳蠟燭。輕烟散入五侯家。唐之亡國。由于宦官握兵。實代宗授之以柄。此詩在德宗建中初。只五侯二字見意。唐詩之通于春秋者也。

問曰。詩有惟詞而無意者乎。答曰。唐時已有之。明人爲甚。宋人却少。如李義山挽昭肅皇帝詩。海迷求藥使。雪隔獻桃人是也。宏嘉人湊麗字以成句。湊麗句以成篇。便有詞無意。宋不勦說。故無此病。

唐人作詩最重意。不顧功令。省試詩多是六聯。祖詠終南餘雪云。終南陰嶺秀。積雪浮雲端。林表明霽色。城中增暮寒。二聯便呈主司云意盡。唐人自重如此。

詩惟求詞采則甚易。明人優爲之。有意則措詞不勝其難。以明之亡國言之。君非無過。始則靳于賑荒以成賊勢。中則不能罄掃閹宮所有以贍軍。終則誤謂國君當死社稷。不肯南巡以圖恢復。死社稷。乃天子守土之臣。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播遷而復振者多矣。豈可與城俱盡哉。而死難之烈。高出千古。言其死難甚易。則其過端直陳之。既已不忍。又同于宋人微言之。又同于義山之重有感詩。直俟七百年後之人。始知作者之意。其間不能解而詬病之。如顧東橋者何限乎。有意之詩。其難如此。所以明朝無意之詩。積几充架也。義山重有感云。玉帳牙旗得上遊。安危須共主君憂。竇融表已來關右。陶侃軍宜次石頭。豈有蛇龍愁失水。更無鷹隼擊高秋。晝號夜哭兼幽顯。早晚星關雪涕收。常熟錢龍惕夕公解曰。太和九年十月

以前廣州節度使王茂元爲涇原節度使。逾月李訓事作。茂元在涇原。故曰得上遊也。昭義節度使劉從諫三上疏問王涯等罪名。仇士良爲之惕懼。故曰竇融表已來關右也。初獲鄭注。京師戒嚴。茂元與鄜坊節度使蕭宏皆勒兵備非常。故曰陶侃軍宜次石頭也。士良輩知事連天子。相與憤怨。帝懼僞不語。宦官得肆志殺戮。則蛟龍失水矣。涯等既死。舉朝脅息。諸藩鎮亦皆觀望不前。誰爲高秋之鷹隼。快意一擊耶。曰更無者。傷之亦望之也。至于晝號夜哭。雪涕星關。而感益深矣。夫有感長韻律二篇。既爲甘露之變而作。則重有感可知。而余讀之殊不能領。見夕公注。不覺自失。以其命意視無題詩更奧故也。楊劉錢之西崑直是兒童之見。余注無題詩。名爲發微。蓋以此故。賀黃公說此詩大意同夕公。又有曰。顧華玉譏此詩云。所言何事。次聯粗淺不成風調。古人紀事必明白。褒貶乃隱約。未有如此者。華玉之論。何以服人。余謂覺範言詩至義山爲一厄。淺夫類然。何必東橋。晚唐詩難讀如此。況論唐乎。

詩意之明顯者。無可著論。惟意之隱僻者。詞必紆回婉曲。必須發明。温飛卿過陳琳墓詩意。有望于君相也。飛卿于邂逅無聊中。語言開罪于宣宗。又爲令狐綯所嫉。遂被遠貶。陳琳爲袁紹作檄辱及曹操之祖先。可謂酷毒矣。操能赦而用之。視宣宗何如哉。又不可將曹操比宣宗。故托之陳琳。以便于措詞。亦未必眞過其墓也。起曰曾于青史見遺文。今日飄零過古墳。言神交。敍題面。以引起下文也。詞客有靈應識我。刺令狐綯之無目也。伯才無主始憐君。憐字詩中多作羨字解。因今日無伯才之君。大度容人之過。如孟德者。是以深羨于君。石麟埋沒藏春草。賦實境也。銅雀荒涼起暮雲。憶孟德也。此句是一詩之主意。莫怪

臨風倍惆悵。欲將書劍學從軍。言將受辟于藩府。永爲朝廷所棄絶。無復可望也。怨而不怒。深得風人之意。以李頎之新加大邑綬仍黃。近與單車向洛陽。顧盼一過丞相府。風流三接令公香。知君官屬大司農。詔幸驪山職事雄。歲發金錢供御府。晝看仙液注離宮。等視此直是應酬死句。

起聯如李遠之有客新從趙地回。自言曾上古叢臺。太傷平淺。劉禹錫之王濬樓船下益州。金陵王氣黯然收。稍勝。而少陵之童稚情親四十年。中間消息兩茫然。能使次聯更爲後會知何地。忽漫相逢是別筵。倍添精彩。更勝之矣。至于義山之海外徒聞更九州。他生未卜此生休。則勢如危峯矗天。當面崛起。唐詩中所少者。而昨夜星辰昨夜風。畫樓西畔桂堂東。乃是具文見意之法。起聯以引起下文而虛做者。常道也。起聯若實次聯反虛。是爲定法。

結句收束上文者。正法也。宕開者。別法也。上官昭容之評沈宋。貴有餘力也。曲終人不見。江上數峯青。貴有遠神也。義山馬嵬詩。一代傑作。惜于結語說破。絶句是合律及長詩是結。溫飛卿五丈原詩。以譙周結武侯。春日偶成。以釣渚結旅情。劉長卿之白馬翩翩春草綠。邵陵西去獵平原。宕開者也。子美段褥詩之振我粗衣席。愧客茹藜羹。收上文者也。此法人用者多。

嚴滄浪云。中聯易得好句。結難起更難。

問曰。措詞如何。答曰。詩人措詞。頗似禪家下語。禪家問曰。如何是佛。非問佛探其迷悟也。以三身四智對。謂之韓盧逐兎。喫棒有分。雲門對曰。乾屎橛。作家語也。劉禹錫之元都觀二詩。是作家語。崔珏鴛鴦。鄭谷

鷓鴣死說二物全無自己韓盧逐兔喫棒有分者也禹錫詩前人說破見者易識未說破者當以此意求之乃不受瞞不然非落于宋即墮于明喫棒未有了日在問曰唐人故意瞞人乎答曰祖師語豈曾瞞人為人看不出不得道祖師不瞞人唐人詩豈曾瞞人為人看不出不得道唐人不瞞人也其瞞宋人者淺瞞明人者深

優柔敦厚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戒詩教也唐人之詞微而婉王建宮詞云金殿當頭紫閣重仙人掌上玉芙蓉太平天子朝元日五色雲車駕六龍神堯以老聃為始祖尊為元元皇帝太平天子謂諸帝朝老聃也禮天子不乘奇車五色雲車用漢武帝甲乙日青丙丁日赤等事刺天子乘奇車非禮也周伯弦謂之具文見意此杜元凱左傳序語謂不着議論而意自見可見元人詩思深于明人多也　宮詞又有曰龍烟日煖紫曈曈宣政門當玉仗風五刻閣前卿相出下簾聲在半天中意刺君臣隔閡非則尊崇殿陛又曰射生宮女宿紅粧請得新弓各自張臨上馬時齊賜酒男兒跪拜謝君王刺服妖也必是武宗王才人事又曰子牛仗下放朝初玉案旁邊立起居每日進來金鳳紙殿前無事不多書辭則慶幸昇平意則譏刺蒙蔽皆措詞之可法者也元人詩思之深入者如丁鶴年題梧竹軒結云中郎去後知音少共負奇才奈老何用一伯喈總收二物有力量語復有寄托感人聞元順帝殂于漠北云仙家一笑乾坤老誰御瑤池八駿歸語不迫切而深于痛哭明人誰有此耶二百餘年人才皆為二李粗浮聲色所錮沒不知有此心路

義山龍池詩云龍池賜酒敞雲屏羯鼓聲高衆樂停夜半宴歸宮漏永薛王沉醉壽王醒龍池元宗潛邸南池沉而爲池卽位後以爲瑞應賜名龍池制龍池樂杜審言之龍池篇卽樂歌也開元天寶共四十二年賜酒于此者多矣薛王侍宴自在前壽王侍宴自在後義山詩意非指一席之事而言之也十四字中敍四十餘年事扛鼎之筆也元宗厚于兄弟而薄于其子詩中隱然入三百篇可也苕溪漁隱謂楊妃時薛王之死已久呵呵義山馬嵬詩曰此日六軍同駐馬當時七夕笑牽牛敍天下大事而六七馬牛爲對恰似兒戲扛鼎之筆也高棟謂義山詩對偶精切呵呵人欲開口先須開眼開口則易開眼則難離騷若干言只椒蘭二字見意謂子椒子蘭譖屈公于王者也又雜于諸草木中見者不覺古人之立言温厚如此

明道非詩人而刱新法君臣云未須愁日暮天際是輕陰有道之言乃爾纏綿求之明人如小犬隔花空吠影夜深宮禁有誰來六宮處處秋如水不獨長門玉漏長稀于晨星矣六宮聯詠武宗巡遊小犬聯太祖破陳友諒貯其姬妾于別舍李善長兄弟有窺覘者故詩云然也善長得罪以此事季迪亦以此致重典況于直出者乎

詩苦于無意有意矣又苦于無辭如聶夷中之鋤禾當日午汗滴禾下土誰知盤中餐粒粒皆辛苦詩之所以難得也

漢魏也晉宋也梁陳也三唐也宋元也明也不須看讀遙望氣色迥然有別此何以哉辭爲之也猶夫衣

冠舉止。可以觀人也。有意無詞。錦襖子上披羔衣矣。

詩貴活句。賤死句。石曼卿咏紅梅云。謝桃無綠葉。辨杏有青枝。于題甚切。而無豐致。無寄托。死句也。明人充棟之集。莫非是物。二李爲尤甚耳。子瞻能識此病。故曰作詩必此詩。定知非詩人。其題畫云。野鳥見人未起意先改。君于何處看。得此無人態。措詞雖未似唐人。而能于畫外見作畫者。魚鳥不驚之致。乃活句也。咏物非自寄則規諷。鄭谷鷓鴣。崔珏鴛鴦。已失此意。何況曼卿宋人耶。梅詢退位而熱中。其姪女咏蠟燭以刺之云。樽前獨垂淚。應爲未灰心。詢見之有愧色。視紅梅何如。

唐詩固有驚人好句。而其至善處。在乎澹遠含蓄。宋失含蓄。明失澹遠。唐如李拯詩云。紫宸朝罷綴鵷鷺。丹鳳樓前駐馬看。惟有終南山色在。晴明依舊滿長安。兵火後之荒涼。不言自見。但此法唐人用之已多。今不可用也。

詩不可以言求。當觀其意。譏刺是人。不言其所爲之惡。而言其爵位之尊。車服之美。而民疾之。以見其不堪。君子偕老。副笄六珈。赫赫師尹。民具爾瞻是也。頌美是人。不言其所爲之善。而言其容貌之盛。冠服之華。而民安之。以見其無愧。緇衣之宜兮。服其命服是也。喬謂漢唐爲黃河三百篇爲星宿海。

嚴滄浪云。詩不可太着題。不在多使事。押韻不必有出處。用字不必拘來歷。下字貴響。造語貴圓活。貴酒脫。不可拖泥帶水。最忌骨董。最忌趁貼。語忌重意。忌淺脈。忌露味。忌短。音韻忌散緩。亦忌迫促。

唐人之命意。宋明或有暗合者。至于措詞。則如北出開原鐵嶺。五官雖同。迥非遼左人之語言矣。郡中即

事若宋明人爲之必是直陳本意羊士諤云紅衣落盡暗香殘葉上秋光白露溥越女含情已無限莫教長袖倚欄干余友賀黃公曰是以思婦比孤臣寓留滯周南之感耳余謂今人作此詩人必共以無謂譏之矣那得不共作直陳本意之詩乎風氣使然智者莫如之何

禪者有云意能剗句句能剗意意句交馳是爲可畏夫意剗句宜也而句亦能剗意與意交馳不須稟意而行故曰可畏詩之措詞亦有然者莫以字面求唐人也臨濟再參黃公案禪之句剗意也薛王沉醉壽王醒詩之句剗意也

問曰造句鍊字如何答曰造句乃詩之末務鍊字更小漢人至淵明皆不出此康樂詩矜貴之極遂有琢句梁陳別論陳伯玉復古之後李杜諸公偶一涉之不以經意中唐猶不甚重至晚唐而人皆注意于此所存既小不能照顧通篇以致神氣蕭颯詩道至此大厄運也

盛唐人之用字實有後人難及處如王右丞之鸞輿迴出千門柳閣道回看上苑花其用迴出回看景物如見子美之石出倒聽楓葉下櫓搖背指菊花開亦然而野航恰受兩三人旭日散雞豚受字散字更非他字可易甚不費力宿火陷爐灰陷字精確雖衰颯猶好至杜荀鶴之風煖鳥聲碎方干之香秔倩水春碎字倩字費力甚矣

宋人詩話多論字句以致後人見聞愈狹然鍊字與琢句不同琢句者淘汰陳濁也常言俗語惟靖節子美能用之學此便流于堯夫擊壤集五七字爲句之語錄也祖詠之萬里寒光生積雪三邊曙色動危旌

子美之麒麟不動爐烟上。孔雀徐開扇影還。其用生動不動徐開字。能使詩意躍出。是造句之妙。非琢鍊之妙也。

子美之峽坼雲霾龍虎睡。江清日抱龜魚遊。晚唐人險句之祖也。盤渦浴鷺底心性。王建詩之祖也。太白之如何青草裏。也有白頭翁。用虛字流水對易見。子美之雲移雉尾開宮扇。日繞龍鱗識聖顏。不用虛字流水對難見。

劉長卿之身隨敝履經殘雪。皇甫冉之菊爲重陽冒雨開。開晚唐門徑也。

鍊字乃小家筋節。四六文。梁陳詩之餘。鍊字之妙。大不易及。子瞻文集。只山高月小。水落石出。八字耳。永叔曾無一字。唐詩鍊字處不少。失此字便粗糙。畫家云。烘染過度。即不接。苦吟鍊句之謂也。注意于此。即失大端。唐僧無可云。鷄雨塞更盡。開門落葉深。以雨聲比落葉也。又云。微陽下喬木。遠燒入秋山。以遠燒比微陽也。比物以意。而不指其物。謂之象外句。非苦吟者不能也。

張蠙云。牆頭細雨垂纖草。水面回風聚落花。花聚由回。草垂由細。工矣。

蔡寬夫云。煉句勝則意必不足。語工而意不足。則格力必弱。

宋人眼光。祇見句法。其詩話于此有可觀者。不可棄之。開寶諸公用心處。在詩之大端。而好句自得。大歷以後。漸漸束心于句。句雖佳。而詩之大端失矣。

圌爐詩話卷之二

問曰五言古詩如何答曰此體之名失實久矣漢固有高澹濃詭二種詩皆入歌喉皆在樂府樂府乃武帝所立官署之名古詩十九首謂是古不知何人所作之詩亦在樂府中故樂府之青青河畔草驅車上東門即十九首中之第二第十三首而文選注所引十九首謂之枚乘樂府也十九首皆是高澹之作後人遂以此爲古詩而以羽林郎董嬌饒等濃詭者爲樂府後人所見固謬而此二種詩終不可相雜也余友常熟馮定遠班有古今樂府論考據精詳而文多難盡載舉其要義曰古詩皆樂也文士之詞曰詩協之于律曰樂後世文士不嫻樂律言志之文有不可入于聲歌者故詩與樂判如陳思王陸士衡所作樂府其時謂之乖調劉彥和以爲無詔伶人故事謝管絃是也樂府之題有可賦咏者文士爲之詞如鐃歌諸篇是矣樂府之詞文采可樂文士擬之如相逢行青青河畔草是矣二者乃樂府之別支也七言創于漢代魏文帝有燕歌行古詩有東飛伯勞至梁末而大盛亦有五七言雜用者唐人歌行之祖也聲成文謂之歌宋書樂志所載魏晉樂府有歌行行之爲名不可解仍其舊而已亦有不用樂府而自作七言長篇亦名歌行故文苑英華又分歌行與樂府爲二也今人謂歌行爲古風不知所始唐人不然故宋人有七言無古詩之說齊梁之前七言古詩有東飛伯勞盧家少婦二篇不知其人代故曰古詩或以爲梁武帝蓋誤也唐初盧駱所作有聲病者是齊梁體李杜諸公不用聲病者乃是古調如沈佺期盧家少婦體

同律詩。則唐樂府亦用律詩也。才調集目錄云。古律雜歌詩一百首。古者五言古也。律者五七言律也。雜者雜體也。歌者歌行也。此是五代時書。故所題如此。最爲得之。今亦鮮知者矣。漢人歌謠之采入樂府者。如上留田霍家奴羅敷行之類。多言當時事。少陵所作新題樂府。題雖異于古人。而深得古人之理。元白以後。此體紛紛矣。總而言之。製詩以協于樂一也。采詩入樂二也。古有此曲。倚其聲爲詩三也。自製新曲四也。擬古五也。咏古題六也。幷少陵之新題樂府而爲七。古樂府盡此矣。唐末有長短句。宋有詞。金有北曲。元有南曲。今有北人之小曲。南人之吳歌。皆樂府之餘也。樂府不難知。而後人都不解。請具言之。太白歌行。祖述騷雅。下迄齊梁七言。無所不包。奇中又奇。而字字有本。諷刺沉切。自古未有也。後人宜以爲法。樂府本詞多平美。晉魏宋齊樂府取奏多聱牙不可通。由樂人于不合宮商者增損其文。或有聲無文。聲詞混塡。至有不可通者。非本詩如是也。李于鱗乃取晉宋齊隋樂志所載者。章截而句摘之。生吞活剝。謂之擬樂府。而宗子相所作。全不可通。陳子龍輩效之。讀之令人笑來。王元美論歌行云。內有奇語奪人魄者。直以爲歌行而不知其爲擬古樂府也。樂府詞體不一。漢人承離騷之後。故歌謠多奇語。魏武悲涼慷慨。與詩人不同。而史志所載。亦有平美。如班婕妤團扇青青河畔草。皆樂府也。文選注引古詩多云枚乘樂府。則十九首亦樂府也。伯敬承于鱗之說。遂謂奇詭聱牙者爲樂府。平美者爲詩。至謂古詩某篇某句似樂府。樂府某篇某句似古詩。謬之極矣。樂之大者惟郊祀渠乃曰樂府之有郊祀。猶詩之有應制何耶。李西涯之樂府。其文不諧金石。則非樂也。不取古題。則不應附于樂府。又不咏時事。則不合于漢人詞謠

及杜陵新題樂府。當名爲詠史乃可。夫詩之爲文。一出一入。有切言者。有微言者。輕重無準。惟取達志。李氏之詞。引繩切墨。議論太重。文無比興。非詩之體也。（此語歷六百年來惟定遠言之耳）而序譏太白用古題過矣。其集古詩多可觀。惜哉無是可也。古來言樂府者。惟宋書最詳整。其次則南齊書。隋書及晉書皆不及也。郭茂倩樂府詩集。爲詩而作。刪諸家樂志作序。甚明白而無遺誤。作歌行樂府者不可不讀。左克明樂府只取塡作詩料者。童蒙所讀也。楊鐵厓樂府。其源出于二李。杜陵有古題有新題。文字自是規體。頗傷于怪。然篇而論之。不失爲近代高手。太白之後。亦是一家。在作者擇之。今之太常樂府用詩。黃心甫扶輪集敍云今不用詩。非也。（史概所載乃元曲調）唐樂府亦用律詩。而李義山又有轉韻律詩。杜牧之白樂天集中律詩多與今人不同。瀛奎律髓有仄韻律詩。（嚴滄浪云有古律詩。今皆不能辨矣。

問曰。定遠好句如何。答曰。好句何足以論定遠。宏嘉人豈無好句耶。唐人妙處。在于不着議論而含蓄無窮。定遠有之。其詩曰。禾黍離離天闕高。空城寂寞見迴潮。當年最憶姚（斯道）曾對青山咏六朝。金陵北平事盡在其中。又有云。隔岸吹脣日沸天。羽書惟道欲投鞭。八公山色還蒼翠。虛對圍棋憶謝元。馬阮四鎭事盡在其中。又有云。席捲中原更向吳。小朝廷又作降俘。不爲宰相眞閒事。留得丹青夜宴圖。以韓熙載寓譏刺時相也。又有云。王氣消沉三百年。難將人事盡憑天。石頭形勝分明在。不遇英雄自枉然。以孫仲謀寓亡國之戚也。所謂不着議論聲色而含蓄無窮者也。論定遠詩甚難。若直言六百年無是詩。聞者必以爲妄。若謂六百年中有是詩。則詩集具在。有好句之佳作有之。未有無好句之佳作如定遠者也。問曰。

二十年前葉文敏公題兩先生詩草有邢夫人見尹夫人之句人久以爲定論今之推重定遠如此得毋自以爲地乎答曰心實讓焉何自爲地有好句之詩不讓定遠者何獨不佞無好句之詩他人不敢相強余則實不敢與之並轡十年以前猶無此意近日識見稍進故如是耳執有無端退屈者乎此中甘苦心自知之如張承吉詩云馬嵬宮柳正依依重見鑾輿幸蜀歸地下阿環應有語這回休更怨楊妃一往讀之似輕薄謔笑夫僖宗之西狩由奄人田令孜致之承吉詩不言令孜而其意自見此唐人能事也見唐人意者尚不能作唐人詩定遠四絕句能作唐人詩者也問曰先生近日所進如何答曰向者謂古詩唐詩各自成體作唐體者不受困于宋明即得成詩今知不然漢魏詩如手指屈伸分合不失天性唐體如足指少陵丈夫足指雖受行縢不傷跬步凡守起承轉合之法者則同婦女足指弓彎纖月娛目而已受幾許痛苦束縛作得何事唐詩尚不稱余意何況定遠又況自所作者而欲爲之地耶直是前步既錯末如之何耳猶憶四十年前見賀黃公銅雀臺妓詩云開撫金爐嗟薄命八年兩度見分香其刺予桓隱面切矣定遠敵手也

詩至十九首方是爛然天眞然皆不知其意以辭求意其詩全出賦義乃得兼有比興意必難知

蘇武李陵詩余疑是漢人送別之作托名蘇李詩之敍景必不絕遠而蘇詩有俯視江漢流行役在戰場何也李詩亦不似二人情景

焦仲卿妻詩于濃詭中又有別體如元之董解元西廂今之數落山坡羊一人彈唱者也

魏武終身攻戰。何暇學詩。而精能老健。建安才子所不及。

魏文代劉勳妻二詩及折楊柳行。思無邪而詞溫厚。三百篇之遺聲也。西北有浮雲。宜是爲中原人流寓江南者作。

王粲從軍詩曰。討彼東南夷者。乃建安十三年戊子。曹操敗于赤壁事。故又曰白露沾衣。愁思當告誰也。其曰相公征關右者。乃建安十六年操平韓遂馬超。故又曰拓地三千里也。其曰朝發鄴都橋。暮濟白馬津。率彼東南路。將定一舉勳者。當是十八年進軍濡須。相守一月退軍之事。故又曰鞠躬中堅內。微畫無所陳也。亦壁濡須事。措詞得體。

凡擬詩之作。其人本無詩。詩人知其人與事與意而擬爲之詩。如擬蘇李送別詩及魏文帝之劉勳妻者最善。其人固有詩。詩人知其人與事與意而擬其詩。如文通之于阮公子瞻之于淵明者亦可。十九首之人與事與意皆不傳。擬之則惟字句而已。皮毛之學。兒童之爲也。阮籍郭璞詩有憂時慮患之意。文通所擬皆失之。

阮公咏懷詩云。駕言發魏都。是司馬未篡時所作。又曰修竹隱山岑。射干臨增城。是爲曹爽賈充。其曰葛藟延幽谷。必言夏侯元荀勗輩也。又有曰一身不自保。何況戀妻子。言罹禍者且自危也。阮公一生長醉。而詩不言酒。傅元詩云。秋蘭豈不芬。鮑肆亂其旁。必說時事。郭璞遊仙詩。有逸翮思拂霄一篇。是悒鬱語。可見遊仙是托方外以自遣也。

沈約生平少年日。柳惲汀洲采白蘋。二篇可以繼美十九首。

楊素詩。樸勁不似隋人。

選體之名。最爲無識。西漢至宋齊詩。皆在文選中。以何者爲選體。

貞觀至景龍之五古。嚴爲汰擇。有善者止百篇。

張曲江五古。勝于燕公。晚唐人詩之得理者。不下于曲江。而措詞太遠。

陳伯玉詩之復古。與昌黎之文同功。盧照隣咏古詩似子美。王適古離別似排律。

陳伯玉之故人洞庭去。薛稷之秋日還京詩。魚山亭詩。五古之至善者也。

王右丞五古。盡善盡美矣。觀別者篇。可入三百。孟浩然五古。可敵右丞。儲光羲詩。是沮溺丈人語。高達夫五古。壯懷高志。具見其中。子美稱岑參識度清遠。詩詞雅正。杜確云。岑公屬詞尙清。用志尙切。迥拔孤秀。出于常情。王昌齡五古。或幽秀。或豪邁。或慘惻。或曠達。或剛正。或飄逸。不可物色。李頎五古。遠勝七律。常建五古。可比王龍標。崔顥因李北海一言。殷璠目爲輕秀。詩實不然。五古奇崛。五律精能。七律尤勝。崔曙五古。載英靈集者五篇。高妙沉着。殷璠謂其吐詞委婉。情意悲涼。未盡其美。璠謂薛據骨鯁有氣魄。斯言得之。陶翰詩。沉健眞惻。高曠俱有之。璠又謂劉慎虛情幽興遠。思苦語奇。得其眞矣。餘如張謂邱爲賈至盧象諸君。俱有可觀。合于李杜以稱盛唐。洵乎其爲盛唐也。錢起韋應物體格稍異矣。

儲不放陶。而興趣酷似。龍標姦雄。乃得志篇。必爲曲江安祿山而作。

大雅久不作諸詩非太白斷不能作子美亦未有此體上之回刺學仙也妾薄命刺武惠妃之專寵也太宗武功最大高宗孱主猶蒙其餘威以下高麗塞上曲美太宗也邯鄲才人身去而心不忘宗國也月下獨酌詩月既不解飲是敷衍似宋詩送裴十八之歸時莫洗耳四語亦是敷衍無味春風不相識何事入羅幃思無邪而詞清麗妙絕可法

咏懷北征古無此體後人亦不可作讓子美一人爲之可也退之南山詩已是後生不遜詩貴出于自心咏懷北征出于自心者也南山欲敵子美而覓題以爲之者也山谷之語只見一邊

詩貴和緩優柔而忌率直迫切元結沈千運是盛唐人而元之春陵行賊退詩沈之豈知林園主却是林園客已落率直之病樂天雜興之色禽合爲荒政刑兩已衰無名稅之奪我身上煖買爾眼前恩進入瓊林庫歲久化爲塵輕肥篇之是歲江南旱衢州人食人買花篇之一叢深色花十戶中人賦等率直更甚東野列女操遊子吟等篇命意眞懇措詞亦善而秋夕貧居及獨愁等皆傷于迫切韋蘇州寄全椒道士及暮相思亦止八句六句而詞殊不迫切力量有餘也賈島之客喜寄遠古意與東野一轍曹鄴于濆聶夷中五古皆合理而率直迫切全失詩體梁陳于理則遠于詩則近鄴等于理則合于詩則偉宋人雖率直而不迫切

杜確云自古文體變易多矣梁簡文帝及庾肩吾之屬始爲輕蕩綺靡之詞名曰宮體厥後沿襲務于妖艷謂之摛錦布繡其有欲尚風格頗有規正者不復爲當時所重諷諫由此廢闕

詩法源流云詩者原于德性發于才情心聲不同有如其面故法度可學而神意不可學是以太白自有太白之詩子美自有子美之詩昌黎自有昌黎之詩其他如陳子昂王摩詰高岑賈許姚鄭張許之徒亦皆各自爲體不可強而同也

又云唐人以詩爲詩宋人以文爲詩唐詩主于達性情故于三百篇近宋詩主于議論故于三百篇遠古詩于三百篇近唐詩于三百篇遠

太白云梁陳以來艷薄殊極沈休文又尙聲律將復古道非我而誰梁陳謂宮體以下非謂陶謝諸公也休文聲律謂平仄也

五言古詩須去其有偶句者而論之以自西漢至中唐爲全局猶七言律詩以自初唐至晚唐爲全局也漢魏五古之變而爲唐人五古欲去陳言而趨淸新不得不然亦猶七律初盛之變而爲中晚唐不得不然也

宏嘉人惟見古人皮毛元美倣史漢字句以爲古文于鱗倣十九首字句以爲詩皆全體陳言而不自知覺故仲默敢曰古文亡于昌黎于鱗敢曰唐無古詩也此與七律之瞎盛唐而譏大曆以下者一轍去有偶句者以其爲唐體之履霜也去晚唐者晚唐已絕也

詩之關係名教風化者非五古不可其貴重可見

柳子厚岑藥詩曰欹紅醉濃露窈窕留餘春近體中好句皆不及可見體物之妙古體勝唐體

古體寧如張曲江韋蘇州之有邊幅。子美之古詩只可一人爲之。子瞻古詩如搓黃麻繩百千尺。子瞻極重韋柳。而自作殊不然。何也。

唐體詩有涯涘。後之作者患在薄弱。不患泛濫。古體詩無涯涘。後人泛濫之弊。遂同于五七字爲句之文。簡貴二字。時刻須以自警。

詩法須自十九首。方爛然天眞。唐詩已是聲色邊事。況宋元明耶。

六朝尙有本非詩人。偶然出語絕佳者。如劉侯云。城上草托根非不高。所恨風霜早。十三字。說身境心事如見。以六朝詩法寬故也。唐詩韻狹。有平仄。拈須對。偶故非老手不佳。

馮定遠曰。五言雖始于漢武之代。而盛于建安。故古來論者。止言建安風格。至黃初之年。則諸子凋謝。止有子桓子建。不須贅言。黃初體也。永明之代。王元長沈休文謝朓一時有盛名。始拗聲病之論。以爲前人所未發。文體驟變。皆避八病。一篇之內。音韻不同。二韻之間。輕重悉異。其文兩句一聯。四句一絕。聲韻相避。文字不可增減。自永明至唐初。皆齊梁體也。沈宋新體。聲律益嚴。謂之律詩。陳子昂始法阮公爲古體詩。唐因有古律二體。始變齊梁之格矣。齊時江文通詩不用聲病。梁武帝不知四聲。其詩仍是太康元嘉舊體。嚴滄浪何以混言齊梁。諸公元長元暉沒于齊朝。沈休文何仲言吳叔庠劉孝綽並入梁朝。故聲病之格通言齊梁。而其體直至唐初也。白太傅尙有格詩。李義山溫飛卿皆有齊梁格詩。律詩既盛。齊梁體遂微。後人不知。咸以爲古詩。

又云古詩之視律體非直聲律相詭也其筋骨氣格文字作用亦迥然不同然亦人人自有法無定體也陳子昂上效阮公爲千古絕唱不用沈宋格調謂之古詩唐人自此有古律二體云古者對近體而言也古詩十九首或云枚叔或云傅毅詞有東都宛洛鍾參軍以爲陳王劉彥和以爲漢人既人代未定但以其是古人之作題曰古詩耳非以此定古詩之式必當如是也李于鱗云唐無古詩陳子昂以其詩爲古詩全不通理如律詩始于沈宋開元天寶已變可云盛唐無律詩杜子美以其律詩爲律詩乎子昂法阮公尙不許是古詩則于鱗之古詩當以何時爲斷若云未能似阮則于鱗之五古視古人定何如

又云古詩十九首機杼甚密文外重旨隱躍不可把捉李都尉詩皆直敍無作用尤爲古朴江淹所擬從軍一篇最合嚴滄浪都不解此

又云潘張左陸以後漸言既盛詩人所作皆老莊之讚頌顏謝鮑出始革其制元嘉之詩千古文章于此一大變請具論之漢人作賦顏有模山範水之文五言則未有後代詩人之言山水始于康樂士衡對偶已繁用事之密始于顏延之後世對偶之祖也三百篇言飲酒雖曰不醉無歸然亦合歡成禮而已彼醉不臧則有沉湎之刺詩人言飲酒不以爲諱自陶公始之也國風好色而不淫（朱子始以鄭衛爲男女相悅之詞古實不然）楚詞美人以喻君子五言既興義同詩騷雖男女歡娛幽怨之作未極淫放玉臺新咏所載可見至于沈鮑文體傾側宮體滔滔作俑于此永明天監之際鮑體獨行延之康樂徵矣嚴滄浪于康樂之後不言延之則梁人之又不言沈謝則（皆梁聲病之體）不知所始矣不言鮑明遠則宮體紅紫之文不知其所法矣雖

言徐庾亦忘祖也。于時詩人灼然自名一體者。如吳叔庠邊塞之文所祖也。又如柳吳興劉孝綽何仲言。皆唐人所法。何以都不及子美頗學陰何又云李侯有佳句。往往似陰鏗。則子堅之體亦不可缺。齊梁以來南北文章。頗爲不同。北多骨氣而文不及南。鄴下才人盧思道薛道衡皆有盛譽。自隋煬有非傾側之論。徐庾之文少變于時文多雅正。薛道衡氣格清拔。與楊素酬唱之作。義山極道之。唐初文字。兼學南北。以人言之。道衡亦不可缺。

又云嚴滄浪云玉臺徐陵所集。漢魏六朝詩皆有之。人謂纖麗者爲玉臺體。其實不然。班按梁簡文在東宮。命徐孝穆撰玉臺集。其序云。撰錄艷歌。凡爲十卷。則專取艷詞明矣。其文止于梁朝。非六朝也。

又云陸士衡擬古詩。江文通擬古三十首。如搏猛虎。捉生龍。急與之較力不暇。氣格悉敵。今人擬詩。牀上安牀。惟見怯處種種不逮耳。然前人擬詩。往往只取大意。不盡如陸江也。

又云南北朝人。以有韻者爲文。無韻者爲筆。亦通謂之文。唐自中葉以後。多以詩與文對言。愚按有韻無韻。皆可謂之文。緣情之作。則曰詩。詩者思也。情動乎中而形乎言。言之不足。故長言之。長言之不足。故咏歌之。有美有刺。所謂詩也。不如是。則非詩而爲有韻之文耳。禮記有湯之盤銘。孔子之誄。左傳有卜筮繇詞。皆有韻。而三百篇中無此等文字。可知古人自有阡陌。不以爲詩也。

又云漢人碑銘。多謂之詩。體相涉耳。非詩也。

又云賦出于詩。故曰古詩之流也。漢書云屈原賦二十五篇。史記云作懷沙之賦。則騷亦賦也。宋玉荀卿

皆有賦。荀賦便是體物之祖。賦頌本詩也。後人始分。屈原有橘頌。陸士衡云。詩緣情而綺靡。賦體物而瀏亮。詩賦不同也。

又云。宋人作着題詩。不如唐人咏物多寓意。有興比之體。

又云。敖陶孫器之評詩。如村農看市。都不知物價貴賤。其論子建云。如三河少年風流自賞。只此一語。知其未曾讀書也。

又云。雅頌多艱深。國風則通易。風或出于里俗。雅頌必朝廷作者爲之。雖有寺人孟子。翟然皆列于雅。亦必是當時能文者。尙是朝廷文字。語多難解。非特古今言語不同。蓋古之文人。煅煉文字。其體如此。不以平易者爲善也。孔叢子中已有明說。

又云。古詩法漢魏。近體學開元天寶。如儒者之學周孔也。近世惡王李者。幷此言而排之。過矣。顧學之何如耳。學王李者。乃自許漢魏盛唐。輪扁必笑之。

又云。看齊梁詩。看他學問源流。氣力精神。有遠過唐人處。或問如何是謝朓驚人句。答之曰。叔源失步明遠變色。

又云。錢□□教人作詩。惟要識變。余得此論。自是讀古人詩。更無所疑。讀破萬卷。則智變矣。喬曰。皎然詩式。言作詩須知變復。蓋以返古爲復。以不滯爲變也。金正希舉業之于王濟之。最得此意。變而不復。成宏至啟禎矣。定遠見處實勝。□□見者每惑于名位。

馮定遠又云。多讀書。則胸次自高。出語皆與古人相應。一也。博識多知。文章有根據。二也。所見既多。自知得失。下筆知取舍。三也。

嚴滄浪云。行行重行行。自越鳥巢南枝以下。玉臺別作一首。定遠云。北宋玉臺正本。止作一首。永嘉陳玉甫本誤耳。

嚴滄浪云。仙人騎白鹿篇。余疑迢迢山上亭以下。其義不同。當別爲一篇。郭茂倩不能辨也。定遠云。此本二詩。樂工合之耳。樂府或于一篇止取半首。或合二篇以爲一。或一篇之中增損其字句。蓋當時歌謠出于一時之作。樂工取以爲曲。增損之以協律。故陳思王陸機之詩。時人謂之乖調。未命樂工也。具在諸史樂志。滄浪不省而譏茂倩。文人譏訶前人處。須細細點勘。不可隨人步趨。

五絕卽五古之短篇。如嬰兒嘲笑小。小中原有無窮之意。解言語者定不能爲。

詩至于五絕。而古今之能事畢矣。竊謂六朝三唐之善者。蘇李猶當退舍。況宋以後之人乎。以此體中才興學俱無用故也。

五絕仙鬼勝于兒童女子。兒童女子勝于文人學士。夢境所作勝于醒時。

崔國輔魏宮詞。妙在意深。而崔顥長干曲云。君家住何處。妾住在橫塘。停舟暫借問。或恐是同鄉。絕無深意。而神采郁然。後人學之。卽爲兒童語矣。

丁仙芝採蓮曲。五絕句也。品彙聯爲一篇。收之五古。誤也。此詩落想最爲飄忽。如云因從京口渡。使報

邵陵王何處得來。

五古五絕。亦可相收放。高適哭梁少府詩。只取前四句。卽成一絕。下文皆鋪敍也。

解大紳應制題畫虎曰。虎爲百獸尊。誰敢觸其怒。惟有父子情。一步一迴顧。時文皇以高煦譖。意不快于東宮。見詩釋然。詩如此善矣。

婦人詩。如崔鶯鶯待月西廂下。迎風戶半開。拂牆花影動。疑是玉人來。劉采春云。不喜秦淮水。生憎江上船。載兒夫壻去。經歲又經年。借問東園柳。枯來有幾年。自無枝葉分。莫怨太陽偏。那年離別日。只道住桐廬。桐廬人不見。今得廣州書。莫作商人婦。金釵當卜錢。朝朝江上望。錯認幾人船。侯夫人云。粧成多自惜。夢好却成悲。不及楊花意。春來到處飛。宮女云。流水何太急。深宮盡日閒。殷勤謝紅葉。好去到人間。鮑令暉云。桂吐兩三枝。花開四五葉。是時君不歸。春風徒笑妾。沈倩云。獨自憑樓望。霏霏細雨來。桃花如有意。恰對小窗開。

仙鬼及夢中之詩。如云卜得上峽日。秋江風浪多。巴陵一夜雨。腸斷木蘭歌。落花云。流水難窮目。斜陽易斷腸。誰同砑花帽。一曲舞山香。又有云。午睡醒來晚。無人夢自驚。夕陽如有意。偏傍小窗明。又云。點點愁侵骨。綿綿病欲成。須知潘岳鬢。強半爲多情。又云。不信心相憶。絲從鬢裏生。閒來倚樓立。相望幾含情。又云。命笑無人笑。含嬌何處嬌。徘徊花上月。虛度可憐宵。又云。楚水平如練。雙雙白鳥飛。金陵幾多地。一去不言歸。又云。河漢已傾斜。神魂欲超越。願郎更迴抱。終天從此別。又云。海門連洞庭。一去三千里。十載一

歸來辛苦瀟湘水又云紅葉醉秋色碧溪彈夜絃佳期不可再風雨沓如年作四字詩多受束於三百篇句法不受束者惟曹孟德耳太平廣記載劉漚宿山驛月明有數女子自屋後出命酌庭中歌曰明月清風良宵會同星河易翻歡娛不終綠尊翠杓爲君斟酌今夕不飲何時歡樂山谷子瞻謂爲鬼中子建又有一篇云玉戶金缸願晤君王邯鄲宮中金石絲簧鄭女衞姬左右成行紈綺繽紛翠眉紅粧王歡瞻盼爲王歌舞願得君歡長無災苦子瞻謂邯鄲宮中金石絲簧二句不惟人不能作知之者亦極難得誠然誠然孟德英雄此女貴姬各言其實境不受束縛耳

問曰七言古詩如何答曰盛唐人山奔海立掩前絕後此體忌圓美平衍又不可槎枒猙獰初唐圓美白傅加以平衍昌黎稍槎枒劉又猙獰盧仝牛頭阿旁杜默地獄餓鬼

詩忌出正面七古尤甚

初唐七古多排句不如盛唐無排句而矯健中唐此品遂絕何況宋明

長篇結緊方收得住結前若緊結却宜寬

長詩宜于趨承貴要故世事之用非五排即七古詩那得佳

七古須于風檣陣馬中不失左規右矩之意

五古易于冗七古易于濫

長篇于意轉處換韻則氣暢平仄諧和是元白體高適燕歌行云漢家烟塵在東北漢將辭家破殘賊男

兒本自重橫行。天子非常賜顏色。縱金伐鼓下榆關。旌旆逶迤碣石間。校尉羽書飛瀚海。單于獵火照狼山。山川蕭條極邊土。胡騎憑陵雜風雨。戰士軍前半死生。美人帳下猶歌舞。大漠窮秋塞草腓。孤城落日（閼）兵稀。身當恩遇常輕敵。力盡關山未解圍。鐵衣遠戍辛勤久。玉筋應啼別離後。少婦城南欲斷腸。征人薊北空回首。邊庭飄搖那可度。絕域蒼茫無所有。殺氣三時作陣雲。寒聲一夜傳刁斗。相看白刃雪紛紛。死節從來豈顧勳。君不見沙場征戰苦。至今猶憶李將軍。詩之繁于詞者。七古五排也。五排有間架意易見。七古之順敘者亦然。達夫此篇縱橫出沒。如雲中龍。不以古文四賓主法制之。意難見也。四賓主法者。一主中主。如一家惟一主翁也。二主中賓。如主翁之妻妾兒孫奴婢。即主翁之分身以主內事者也。三賓中主。如主翁之朋友親戚。任主翁之外事者也。四賓中賓。如朋友之朋友。與主翁無涉者也。於四者中除却賓中賓。而主中主亦只一見。惟以賓中主勾動主中賓而成文章。八大家無不然也。燕歌行之主中主。在憶將軍李牧。善養士而能被敵。于達夫時必有不恤士卒之邊將。故作此詩。而主中賓。則壯士軍前半死生。美人帳下猶歌舞。相看白刃雪紛紛。死節從來豈顧勳。四語是也。（豈顧勳即死是戰士死功是將軍功之意）其餘皆是賓中主。自漢家煙塵至未解圍。言出師遇敵也。此下理當接以邊庭云云。但逕直無味。故橫間以少婦征人四語。君不見云云。乃出正意以結之也。文章出正面。若以此意行文。須敘李牧善養士。能破敵之功烈。以激勵此邊將。詩用興比出側面。故止舉李將軍。使人深求而得。故曰言之者無罪。而聞之者足以戒也。王右丞之燕支行。正意只在終知上將先伐謀。法與此同。右丞之隴頭吟。却又不然。起手四句是賓。關西老

將不勝愁六句是主主多于賓乃是賦義
王翰古長城吟只取後四句可作一絕句
張若虛春江花月夜正意只在不知乘月幾人歸郭元振古劍篇宋之問明河篇正意皆在末四句劉庭芝擣衣篇通篇是賦
王勃滕王閣詩直是譏刺閻都督畫棟以下皆言富貴之不久長也今閣上有帖子是畫棟二句却是寫景有繁華氣象詩末必如是也
王宏從軍行正意在殺身爲君君不聞可憐少年秦王築城皆賓也結宜用四句則不迫促
宋之問放白鵬篇正意在末四語以其寂寥故以綠綺作伴著書云云亦是橫閒之語與達夫燕歌行中之少婦城南同法起手先出琴側面也
岑參蓋將軍歌直是具文見意之譏刺通篇無別意故也走馬行以刺安奏邊功者
喬知之綠珠篇有作絕句三首者觀其正意在末二句是七古體非必三絕句也
右丞桃源行是賦義只作記讀老將行起語至數奇是興自從下是賦賀蘭下以興結寒食城東卽事若將次聯意作流水聯卽是七律
岑參赤驃馬歌前念五句皆言衝節度而帶及馬末三句言馬而帶及衝節度得賓主映帶法
李頎送李十四應酬詩也

崔顥邯鄲宮人怨自比也。

讀張謂杜侍御送貢物及代北州老翁其人子美之流。太白云君王雖愛蛾眉好無奈宮中妬殺人無餘味褒陽歌無意苟作聽新鶯歌首敍境次出鶯次以鶯合境次出人次收歸鶯而以自意結甚有法度。

子美白紵行意在末四句驄馬行與岑參赤驃馬歌意異格同兵車行正意在中間君不聞數語而信知生男下以渾語作結哀王孫亦然哀江頭正意在清渭東流二句陳陶斜之敗不爲房琯諱。故曰詩史子美。如蘇端薛復篇言飲酒者不多而氣酣日落西風來願吹野水添金盃宛似太白語洗兵馬行是實賦。

短歌行贈王郎似太白詩丹青引結處自傷也古柏行結處比賢士亦自比也釋悶天子亦應下必是譏李國。

錢起送郎送傅送崔皆應酬詩韓翃寄哥舒亦然。

昌黎董生行不循句法却是易路石鼓歌子瞻能爲之張籍王建七古甚妙不免是殘山剩水氣又苦咽連昌長恨琵琶行前人之法變盡矣。

馮定遠云七言歌行盛于梁末梁元帝爲燕歌行羣下和之有燕歌行集其書不傳名見鄭樵通志。

北朝盧思道從軍行全類唐人歌行矣唐開元中王摩詰之七古尚有全篇偶句者高常侍盡改古格。太白遠憲詩騷近法鮑明遠而恢廓變化過之雲蒸霞蔚千載以來莫能逮矣辭多風刺小雅離騷之流也。

老杜創爲新題直指時事一言一句皆關世道遂爲歌行之祖非直變體而已。

古人七言歌行。止有東飛伯勞歌。河中之水歌。魏文帝有燕歌行。至梁元帝亦有燕歌行。盧思道有從軍行。皆唐人歌行之祖也。

梁末始盛爲七言詩賦。今諸集皆不傳。類書所載可見。王子安春思賦。駱賓王蕩子從軍賦。皆徐庾文體。王弇州楊升菴不知。皆以爲歌行。弇州云。以爲賦則醜誤矣。七絕是七古之短篇。以李杜之作。一往浩然。爲不失本體。

王龍標七絕。如八股之王濟之也。起承轉合之法。自此而定。是爲唐體。後人無不宗之。

七絕乃偏師。非必堂堂之陣。正正之旗。有或翻山上。或翻地下者。

七絕與七古。可相收放。如駱賓王帝京篇。李嶠汾陰行。王泠然河邊枯柳。本意在末四句。前文乃鋪敍耳。只取末四句。便成七絕。七絕之起承轉合者。衍其意可作七律。七律亦可收作七絕。

七絕唐人多轉。宋人多直下味短。

劉夢得李義山之七絕。那得讓開元天寶。

岑參凱歌第二三句云。捷書先奏未央宮。天子預開麟閣待。竟似平倘何也。

五排。卽五古之流弊也。至庾子山其體已成。五律從此而出。排律之名。始于品彙。唐人名長律。宋人謂之長韻律。此體無聲病者不善。如唐太宗正日臨朝等。虞世南愼刑。蘇味道在廣。皆不發調。陳拾遺白帝峴山二篇。古厚敦重。足稱模範。

杜審言宋之問沈佺期此體詩凡臺閣山水行旅關塞贈餞方外無不極佳長篇須有間架以杜氏祖孫二詩爲法審言和李嗣眞奉使存撫河東敍事之有間架者也起手八聯寬衍大局也已屬羣生泰以下出朝廷存撫之意即出嗣眞也城闕周京轉以下出河東也昔出諸侯靜因河東爲高祖興王之地而追敍之也隱隱帝鄉遠以下敍嗣眞之奉使也雨霈鴻私滌以下實敍存撫之事也殺氣西衝白以下暢言旁及也緬邈朝廷問以下敍嗣眞之眷注才學也澄清得使者一語完奉使之事也莫以崇班列以下自托也末聯總收前文也子美上韋左丞詩人誤置之古詩中實排律言情之有間架者也黃山谷所說最善起手曰紈袴不餓死儒冠多誤身是一篇正意略略點出作眼目破題也故令韋靜聽而具陳之如出一題市昔少年日以下言儒冠之求志也此意竟蕭條以下言誤身也意舉而文備宜乎有是詩矣是詩獨獻于韋者以厚愧眞知在讚誦佳句也大臣職在薦賢不徒愛士故效貢禹之彈冠而走跋涉也知韋不能薦故欲去秦也臨去有惓惓之情故托意于終南渭水也去不可以不別知交故曰常思報一飯況懷辭大臣也一去不可復見故結語云云也余謂山谷之說是詩極善然宋人知賦而不知興比用興比則有縱橫出沒與此二篇不同韋左丞名濟山谷以爲見素

篠興比者如義山聖女祠詩云杳藹逢仙跡蒼茫滯客途何年歸碧落此地向皇都消息期青雀逢迎異翠姑腸迴楚客夢心斷漢宮巫從騎栽寒竹行車蔭白榆星娥一去後月姊更來無寡鵲迷蒼壑鸞鳳怨紫梧惟應碧桃下方朔是狂夫首句出題也次句自述也三句言聖女也四句又自述也消息二句讚聖

女也。腸迴句謂。異于襄王之媟侮。心斷句。言不同巫蠱之狂邪。尊聖女也。從騎二句。又自述行踪。興也。星娥月姊。比聖女之不可得見也。寡鵠言想念之切也。結用方朔。以王母比聖女也。此本虛題。不可全用賦義。故雜出興比以成篇。其間架亦不得如前二詩之截然也。

元宗排律。遠勝太宗。

盛唐排律。聖也。子美神也。說子美。則諸公自見。元元廟云。配極元都閟。憑高禁禦長。守祧嚴具禮。掌節鎮非常。碧瓦初寒外。金莖一氣旁。山河扶繡戶。日月近雕梁。仙李盤根大。猗蘭奕葉光。世家遺舊史。道德付今王。畫手看前輩。吳生遠擅場。森羅移地軸。妙絕動宮牆。五聖聯龍袞。千官列雁行。冕旒皆秀發。旌旆盡飛揚。翠柏深留影。紅梨迥得霜。風筝吹玉柱。露井凍銀牀。身退卑周室。經傳拱漢皇。谷神如不死。養拙更何方。盧德水云。唐自高祖追崇老子爲祖。天寶中現象降符。不一而足。人主崇信極矣。此詩直紀其事以諷也。配極四句。譏其用宗廟之禮。碧瓦四句。譏其宮殿踰制。世家遺舊史。謂開元中敕升老莊爲列傳之首。而不能改易子長舊史。道德付今王。謂元宗親注道德經。直崇元學。畫手以下。謂世代寥廓。而畫圖親切。冕旒旌旆。同兒戲也。身退以下。謂老子之要。在清淨無爲。卽今不死。亦當藏名養拙。豈肯憑人降形。以博人主之崇奉乎。此詩極意諷諫。而詞語渾然。德水讀書眼光。透過紙背者也。余謂谷神二句。謂老子若有神。捨此廟尊崇之地。更居何方乎。前極嚴重。故以謔語爲結。此詩得德水發明。聖人復起。必收之三百篇中。

重經昭陵詩。前四聯。敍太宗功德。繁簡得中。後二聯。以昭陵作結。此詩極其典重。鍾伯敬以爲悲凉。非也。贈鄭諫議十韻。前四聯。讚美諫議。中三聯。自敍。後三聯。自托。遣興詩。前二聯。敍驥子世亂下三句。敍其依母在家中。烏道句。轉出己不得見天地聯。敍隔絕。結言得見爲幸。爲難。傷春云。不成誅執法。焉得變危機。譏姑息也。行在諸軍闕。來朝大將稀。憂根虛而尾大也。結言不用賢人也。春歸云。世路雖多梗。吾生亦有涯。直是無可如何。悲憤之極。贈王侍御四十韻。起手敍離合之情。錦里下。粗自述客卽下。言與王之交情。粗飯下。細自述。溯口下。敍侍御之勝境。山陽下。敍主賓樂事。農月下。言須別去。列國下。出素心。洗眼下。丁寧珍重之辭。遣悶呈嚴二十韻。起手六聯。自述兼及幕府。疇昔二聯。敍得入幕。露浥下。言出幕還家。束縛下。又言入幕。不成下。有不能任職之意。行次古城詩。起手二句。是破題。白屋三聯。述道路景物。王門下。有求先容之意。謁先主廟詩。前段敍先主孔明事。錦江句。言通和孫氏。劍閣句。言前後出師。舊俗下。敍廟絕域。出己生平之志也。關張耿鄧。以古人自許也。應天句。自許名世。得士句。自許一个臣。遲暮句。謂年已老。不能踐生平志願。猶可爲謀臣。飄零則絕望矣。淚灑衣巾。以時君非先主。而使己不比事業于諸葛關張耿鄧也。子美憂王室之詩甚多。而自負之重。此詩獨見之。出瞿塘四十韻。首二句。破題也。凡長篇須得破題。以爲綱領。無此。則讀者茫茫矣。入舟二句。略出其情。以足上文之意。峯轉下。敍峽中景。不有下。敍出峽後景。意遣下。自敍邱壑下。追述壯年事。哭窮途。言天寶間爲李林甫所扼。廷諍謂。言房琯事也。乞江湖。則華州及依嚴盡在其中。故卽繼以灔澦滄浪也。浮名尋已已。是收上文。懶計却區區。是啟下文。天皇寺。在

荊州帝子渚。湘中地。蒼梧則更南矣。子美卒于衡州。不知更南。欲於人焉依朝士下言朝廷事。謂無明君賢臣。黎元受病。而宰相恃權相傾。勢必相及于己也。出江陵寄鄭審。起手四語。說盡窮途情景。便堪痛哭。杜稷二聯。言世亂便己困悴。無地可托也。雨洗聯寫出江陵途中景物自好。鳴蟹別燕自比也。棲托二句。賦窮途也。相煦沫者寂寥。報恩珠而浩蕩。則江陵人情相待可知。或鄭審獨有情而寄之以詩也。漲海四語。言前路也。濫竊句。言審有甯戚之待也。時憂句。必江陵幕中人有讒譖之者。結聯出審以見寄詩之意。鄭審有巡檢兩京路種果樹詩亦佳。必與公相契。讀子美排律。即覺餘人皆在繩尺之內。

錢起亦天寶人。而湘靈鼓瑟詩雖甚佳。而氣象蕭瑟。過王舍人宅詩。濃淡得宜。劉長卿登于越亭詩。前段尚寬和。至得罪三聯。忽出哀苦之詞。遂覺通篇盡是哀苦。唐人詩法如是。若通篇哀苦。失操縱法。李嘉祐江亭詩。失却此意。

楊巨源贈老將詩。前十聯極筆鋪張。後四聯收歸老字意。只在功成封寵將一語。則前之鋪張。非虛語。封寵將。所以老將困窮也。裴晉公度之灰心緣忍事。蒼蠅漫發聲。謂元稹輩也。蔣防杜賓客詩。命意布局措詞皆可法。陳彥博恩賜魏文貞諸孫舊第詩亦然。義山有感排律二首。爲甘露之變而作。可見其曾學子美也。碧瓦鏡檻擬意獨居。偶懷三首。用意難測。未審是艷情否。酬令狐郎中見寄詩。有曰天怒識雷霆。又曰危于訟閣鈴。已知絪意之不釋然矣。其後復爲彼所感。桓司馬所謂人不可無勢。我乃能駕馭卿者也。

五言律詩。若略其形迹。而以神理聲調論之。則對偶而五聯六聯者。如楊炯之送劉校書從軍。不對偶而

八句者。如沈約之別范安成。柳惲之江南曲。皆律詩也。

陳子昂之故人洞庭去。與岑參之送衛憑文理何異。而可以一爲古。一爲律乎。

五七言律。皆須不離古詩氣脈。乃不衰弱。而五言尤甚也。五律守起承轉合之法。如于武陵之人間惟此路。長得綠苔衣。及戶無行跡。遊方應未歸。平生無限事。到此盡知非。獨倚松門久。陰雲昏翠微。離古詩氣脈者也。不離古詩氣脈者。子美爲多。

太白五律平易天眞。大手筆也。

檢書燒燭短。看劍引杯長。村夫子語。昔人謂此詩非子美作。余以此聯定之。

子美之官定後獻贈詩。略不見有介意處。胸次如何。

春望詩云。國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言無人物也。感時花濺淚。恨別鳥驚心。花鳥樂事。而濺淚驚心。景隨情化也。烽火連三月。家書抵萬金。極平常語。以境苦情眞。遂同于六經中語之不可動搖。喜達行在所云。生還今日事。言昨日在途。生死猶不可必也。間道暫時入。言此後尙未可保也。死去憑誰報。歸來始自憐。痛定思痛。尤不堪也。晚行口號之遠愧梁江總。還家尙黑頭。不過是世亂懷鄉耳。宋劉須溪便于梁江總三字作解。通篇絕無此意。收京師之雜虜橫戈數。功臣甲第高。謂仗回鶻以成功。而諸將濫賞也。贈王中允之一病緣明主。三年獨此心。深表維之異于均埠希烈也。移華州掾之此道昔歸順。西郊胡正繁。至今猶破膽。應有未招魂。追敍昔之艱危也。近侍歸京邑。幸之也。移官豈至尊。子美實以雪房琯中肅宗怒。爲

尊者諱也。無才日衰老自嘆而不怨望朝廷也。駐馬望千門。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也。憶太白云。世人皆欲殺。吾意獨憐才。一个臣之胸襟矣。秦州雜詩之清渭無情極。愁時獨向東。身在隴西不忘長安也。又曰。故老思飛將。何時議築壇。是爲攻相州。九節度使平行。無主帥也。野望之獨鶴歸何晚。昏鴉已滿林。刺朝廷君子少而小人多也。歸燕之故巢倘未毀。會傍主人飛。不忘君也。螢火兼霞二詩自道也。苦竹詩結處之幽人。必其良友矣。擣衣詩以其時兵戍正多。托閨情以言之。月夜憶舍弟之悲苦。後四句。一步深一步。除架詩之人生亦有初。乃匪兕匪虎率彼曠野之嘆。病馬詩仁人之言。後遊詩之江山如有待。花柳更無私。江亭詩之水流心不競。雲在意俱遲。非其人必無此詩思。漫成詩之仰面貪看鳥。回頭錯應人。誰人將此情景作詩材耶。落日詩之芳菲緣岸圃。樵爨倚灘舟。此景亦人所時遇者。經老杜筆即絕妙。贈別鄭鍊云。戎馬交馳際。柴門老病身。把君詩過日。念此別驚神。余願明之爲瞎盛唐詩而作大漠清秋迷隴樹。黃河日落見層城。以贈別者。一看此詩也。

五律須從五古血脈中來。子美是也。集中有六百餘首。余嘗手抄而時讀之。

詩史謂首句第二字仄聲者爲正格。平聲者爲偏格。而引鳳凰臺軒轅紀四更山吐月以例之。當時論五律五排不及七律。五言偏格讀之不亮。七律不然故也。凡雄勁臺閣詩。必當用正格。幽閒淡寂詩。却是偏格有別致。

唐太宗五律。殊無英雄帝王氣象。中宗幸秦始皇陵詩。知大道理。不似其爲人。題中幸字失體。前後同是

天子何言幸耶。

王績野望詩陳拾遺之前旌也。

貞觀至景龍八十年中之五律去其襲陳隋氣而可觀者僅有百篇明皇五律盛唐高手元美謂藻艷不及文皇是陳隋之見。

讀王右丞詩使人客氣塵心都盡送梓州李使君詩云萬壑樹參天千山響杜鵑山中一夜雨樹杪百重泉竟門山林隱逸詩欲避近熟故于梓州山境說起下文漢女輸橦布巴人訟芋田文翁翻教授不敢倚先賢方說李使君盛唐人避近熟明之爲盛唐者專取近熟以圖熱鬧。

孟浩然詩宛然高士然是一家之作。

岑參云三十始一命宦情都欲闕自憐無舊業不敢恥微官與諱偓一名所係無窮事爭肯當年便息機劉伯溫僧寺詩云是處塵勞皆可息清時終未忍辭官皆正人由中之言。

李光進掌禁兵以兄光弼被譖而出爲渭北節度使岑參送之詩云弟兄皆許國天地荷成功可謂非詩史乎。

李頎五律高澹大勝七律可與祖詠相伯仲。

常建聽琴詩云一指指應法一聲聲爽神宋人死句矣一絃清一心更不成語破山寺詩以視紅樓疑現白毫光地接宸居福盛唐相去多少。

張睢陽聞笛詩。及守睢陽排律。當置六經中。敬禮之。勿作詩讀。

詠蜀道畫圖。故有劍閣星橋北。松州雪嶺東句。余願明之爲老杜者。于喬太師宅飲別。而曰燕地雪霜連海嶠。一見此句也。客夜云。客睡何曾著。秋天不肯明。入簾殘月影。高枕遠江聲。計拙無衣食。途窮仗友生。老妻書數紙。應悉未歸情。睡不着。故難得到曉。月影江聲。睡不着時之景也。無衣食。仗友生。睡不着時之情也。結語輾轉無盡也。無有一字虛設。贈別韋贊善云。扶病送君發。自憐猶不歸。病中送別。是兩層不堪。而又不得歸。其情何如。秖應盡客淚。收上二句三層之苦況也。復作掩荊扉。掩扉却掃之意。韋去則竟無往來者矣。汪漢故人少。音書從此稀。愁別後之順逆生死。無從得信也。往還二十載。歲晚寸心違。久交心膂。所望以共患難相扶持。老而失之。心將何如耶。倚杖詩。通篇敍景甚足樂。只結用淒涼二字。景物盡變。其曰憶去年。必彼時有失意事。還憶之而淒涼也。弟占歸草堂詩。鍾伯敬云。家務瑣屑。有一片骨肉友愛在其內。此言最得。而鍾之受病亦在此。只見子美細處。不見其大也。別房太尉墓云。他鄉復行役。駐馬別孤墳。亦有三層苦境苦情。近淚無乾土。低空有斷雲。上句意中事也。下句不知從何而來。在今思之。實有然者。當是意因境生耳。去蜀結云安危大臣在。何必淚長流。眼中意中。無數過不得。說不能盡。冬深云。易下楊朱淚。難招楚客魂。風濤暮不穩。捨棹宿誰門。即羅隱之風從昨夜吹銀漢。淚擬何門落玉盤意也。宿昔云。宿昔青門事。蓬萊仗數移。花嬌迎雜樹。龍喜出平池。落日留王母。微風倚少兒。宮中行樂祕。少有外人知。花龍比貴妃。元宗也。第三聯。天地間何以有此絕妙好詞耶。西閣結云。時危關百慮。盜賊爾猶存。讀

爾字。覺有恨聲出于紙上。麐詩爲黎元也。衣冠盜賊四字同用。筆罰嚴矣。其曰蒙將曰無才。曰不敢恨。悲憤中之餘詞也。喜弟觀即到云。病中吾見弟。書到汝爲人。上句言見書即同于見人。下句言久別意其死。喜極之詞。人字奇極。猱玃鬚髯古。蛟龍窟宅尊。寫瞿塘出人意表。江漢詩云。古來存老馬。不必取長途。怨而不怒。子美何至一棄永不復收耶。汎愛客霜髯。言王使君非知己也。

盧世淮云。五言律至盛唐諸家而極矣。然未有富似子美者也。又富矣又有用也。何言乎用。動天地格鬼神。許謨定命。遠猷辰告。蒿目時艱。勤恤民隱。主文而譎諫。言之者無罪。而聞之者足以戒。是誠有用文章。子美所獨饒也。若夫好色則爲國風。怨誹則爲小雅。直于四十字內自制離騷矣。天荒地老。兀得少陵。洋洋乎盈耳哉。

錢起和成少府。應酬詩也。第三聯與上下文何涉。送征雁詩。與子美吹笛關山篇同體。

劉長卿五律。勝于錢起。穆陵關吳公臺。漂母墓皆言外有遠神。餘于旅舍前六句。敍盡寂寥之景。結以情收之。亦吹笛關山之體。

韋蘇州送別覃孝廉詩。風雅之音也。惟杜集多有此意。郎士元長安逢故人云。馬上相逢久。人中欲認難。是子美詩也。

韓翃送李中丞。應酬作也。第三聯亦與前後不浹洽。結亦是套語。送夏侯校書送李送元送孫皆然。

皇甫冉溫泉即事有味。

李端過宋州詩言情敍景爲第一。于良史閒居詩得情得景。朱灣露中菊自道也。戴叔倫如何百年內不見一人閒宋詩也。崔峒之僧家竟何事掃地與焚香小兒不作此語。戎昱聞顏尚書陷賊是一朝有關係事詩結云同榮不同辱可謂有恆矣。詠史詩太露何以貽誤清泰耶。于鵠題鄰居體異陶而情則同。韓退之次安陸寄周員外詩情景浹洽和裴公詩有味。呂温籠中鷹之九天飛勢在六月日晴寒奇句也。通篇有寄託。張繼之長因送人處憶得別家時獨遊無定計不欲道來期寒夜共來望思鄉獨不遲深入人情。朱慶餘宿姚少府宅詩起結大妙惜中二聯不浹洽湖中之風波不起處星月盡隨身平常而妙。賈島代舊將詩子美也。秋風吹渭水落葉滿長安非敍景乃引情也。鳥宿池邊樹僧敲月下門寫得幽居出旅遊之此心非一事書札若爲傳。舊國別多日故人無少年子美也。張祜觀李司空獵詩精神不下右丞而丰采迥不同。義山蟬詩絕不描寫用古誠爲傑作。幽人不倦賞篇。清景浹洽落花起句奇絕通篇無實語與蟬同結亦奇。月詩次聯虛靈李花亦然後閣第三聯苦心奇險句也。晚晴次聯澹妙。許渾詩甚多七律惟愛南康阻淺篇五律惟寓懷虛靈。馬戴楚江懷古淮上春思落日尋王處士不似晚唐人詩。李昌符歸故居詩情景浹洽。劉威之秋夜旅懷調不高而有至情。張喬送許棠詩情景浹洽。司空圖佳句大有高致又甚細密。崔塗除夜有感說盡苦情苦境矣。李建勳田家詩可見徐知誥之有功于民也。戴司顏之江上雨情景皆眞故能浹洽。周樸之禹功不到處河聲流向西誠苦心奇句。奈前後無味何。齊己劍客詩傑作也夜來何處火燒出古人塚非晚唐人無此

詩思。

七律造句。比五言爲難。以其近于流俗也。七律之法。起結散句。中二聯排偶。其體方。方則滯。敍景言情。遠不如古詩之曲折如意。以初唐古律相較可見矣。七律止宜于臺閣。餘處不稱。景龍既有此體。以其便于人事之用。日盛月滋。不問何處。皆用七律。謂之近體。實詩道之一厄也。學初盛。則端莊而不能快意。學中晚。則流利而傷于淺薄。自宋以來。多傷淺薄。宏正間人。矯語初盛。而淺心粗氣。不能詳求初盛命意遣詞之妙。遂流爲強梗膚殼。又唐體之一厄也。律詩有二體。如沈佺期古意云。盧家少婦鬱金香。海燕雙棲玳瑁梁。以雙棲起興也。九月寒砧催木葉。言當寄衣之時也。十年征戍憶遼陽。出題意也。白狼河北音書斷。足上文征戍之意。丹鳳城南秋夜長。足上文憶遼陽之意。誰爲含情獨不見。更教明月照流黃。完上文寄衣之意。題雖曰樂府古意。而實搗衣曲之類。八句如鈎鑲連環。不用起承轉合一定之法者也。予美曲江詩亦然。其云一片花飛減却春。言花初落也。風飄萬點正愁人。言花大落也。且看欲盡花經眼。言花落盡也。一片萬點。減却春。正愁人。欲盡經眼。情景漸次而深。與起第四句以酒遣懷之意。小堂巢翡翠。言失位猶有可意事。高塚臥麒麟。言富貴終有盡頭時。落花起興至此意已完。細推物理須行樂。因落花而知萬物有必盡之理。細推者。自一片萬點落盡。欲酒塚墓皆在其中。以引末句失官不足介懷之意。此體予美最多。邊起承轉合之法者。亦有二體。一者合于舉業之式。前聯爲起。如起比虛做。以引起下文。次聯爲承。如中比實做。第三聯爲轉。如後比又虛做。

末聯爲合。如東題。杜詩之曲江對酒是也。一者首聯爲起。中二聯爲承。第七句爲轉。第八句爲合。如杜詩之江村是也。八比前後虛實一定。七律不然。

馮定遠云。嚴滄浪言有古律詩。今不能辨。余見七律有未離古詩氣脈者。如姜皎龍池樂章云。龍池初出此龍山。常經此地謁龍顏。日日芙蓉生夏水。年年楊柳變春灣。堯壇寶鼎餘烟霧。舜海漁舟尙往還。願似飄飄五雲影。任從來去九天間。又崔日用曰。龍興白水漢興符。聖主乘時運斗樞。岸上蒙茸五花樹。波中的皪千金珠。操環昔聞迎夏啟。發匣先來瑞有虞。風色雲光隨隱現。赤雲神化象江湖。沈雲卿之龍池躍龍龍已飛。其第四章也。獨孤及早發龍池館云。沙禽相呼曙色分。漁浦鳴榔十里聞。正當秋風度楚水。況値遠道憶離羣。津頭却望後湖岸。別處已隔東山雲。停艫日送北歸翼。惜無瑤草持寄君。子美多有此體。疑卽古律詩。恨定遠已成古人。不得相斟酌。嚴滄浪論古律詩。固云陳子昂及盛唐諸公多此體。則余所舉不誤也。

少陵七律有一氣直下。如劍外忽傳收薊北者。又有前六句皆是興。末二句方是賦。如吹笛詩通篇正意。只在故園愁三字耳。說者謂首句風月二字立眼目。次聯應之。名爲二字格。盲矣。風月是笛上之賓。于懷鄉主意隔兩層也。蓬萊宮闕篇。全篇是賦。前六句追敍昔日之繁華。末二句悲嘆今日之寥落。王建先朝行坐篇。與此二首同格。說者謂此詩首句言土木。次句言天子。次聯應首句。三聯應次句。謂之二字貫串格。盲矣。肅代時何曾有土木耶。童稚情親篇。只前二聯詩意已足。後二聯無意。以與完之。義山蜀中離席

詩正倣此篇之體。

唐人七律賓主起結虛實轉折濃淡避就照應皆有定法意爲主將法爲號令字句爲部曲兵卒由有主將故號令得行而部曲兵卒莫不如臂指之用旌旗金鼓秩然井然宏嘉詩惟有旌旗炫目金鼓聒耳而已。

正意出過卽須轉正意在次聯者居多故唐詩多在第五句轉金聖嘆以爲定法則固矣昌黎藍關詩第三聯方出正意第七句方轉。

羅鄴詩云荻花蘆葉滿汀洲一簇新歌在水樓金管曲長人盡醉三句敍景已盡第四句轉云玉簪恩重獨生愁以愁字意總貫下文之女蘿力弱難逢地桐樹心孤易感秋莫怪當歡却惆悵全家欲上五湖舟也鄴此詩以愁字貫通篇與崔珏鴛鴦詞格崔詩情字在次句故易識羅詩愁字在中間實則上文三句皆愁也崔詩板羅詩生動。

中唐七律清刻秀挺學者當于此入門上不落于晚唐之雕琢中不落于宋人之率直下不落于明人之假冒蓋中唐如士大夫之家猶可幾及盛唐如王侯之家不易攀躋而又被假冒壞爲惡道識力未到者負高志而輕易學之不似盛唐先似假冒惡道此余身受之害非遙度也。

學時文甚難學成秖是俗體七律亦然問曰八比乃經義何得目爲俗體答曰自六經以至詩餘皆是自說己意未有代他人說話者也元人就故事以作雜劇始代他人說話八比雖闡發聖經而非注非疏代

他人說話。八比若是雅體。則西廂琵琶。不得擯之爲俗。同時代他人說話故也。若謂八比代聖賢之言。與西廂琵琶異。則契丹扮夾谷之會。與關壯繆之大江東去。代聖賢之言者也。命爲雅體。何詞拒之。

嚴滄浪云。八病敝法。不必拘。馮定遠云。八病出于沈隱侯。古人已有非之者。然齊梁體正在聲病。律詩則益嚴矣。滄浪既云有近體。有律詩。而又云不必拘。不知律詩之律字作何解。

嚴滄浪云。有絕句折腰者。有八句折腰者。馮定遠云。律詩之有粘。不知所始。河嶽英靈集敘云。雖不粘綴是也。又韓致堯有聯綴體。夢溪筆談有偏格正格之論。是其說也。嚴言折腰而不詳其故。蓋絕句第二字之平仄平仄及仄平仄平。不用粘者也。

嚴滄浪云。西崑卽義山體。而兼溫飛卿及楊劉諸公以名之。馮定遠云。西崑倡酬。是楊劉錢三人之作。和者數人。取法溫李。一時慕效。號爲西崑體。不在此集者尙多。永叔始變之。江西以後絕矣。元人爲綺麗語。亦附西崑體。而義山詩實無此名。余注義山無題詩。名曰西崑發微。正嫌滄浪之粗漏也。

圍爐詩話卷之三

或問曰。初盛中晚之界如何。答曰。商周魯之詩。同在頌。文王厲王之詩。同在大雅。閔管蔡之常棣。與刺幽王之旻宛。同在小雅。述后稷公劉之豳風。與刺衞宣鄭莊之篇。同在國風。不分時世。惟夫意之無邪。詞之溫柔敦厚而已。如是以論唐詩。則初盛中晚。宋人皮毛之見耳。不惟唐人選唐詩。不分人之前後。卽宋元人所選。亦不定也。自品彙嚴作初盛中晚之界限。又立正始正宗以至旁流餘響諸名目。但論聲調。不問神意。而唐詩因以大晦矣。品彙又多收景龍應制詩。立初唐高華典重之說。錢口口謂其人介于兩間。不可截然劃斷。是矣猶未窮源。蓋唐人作詩。隨題成體。非有一定之體。沈宋諸公七律之高華典重。以應制故。然非諸詩皆然。而可立爲初唐之體也。如南宋兩宮游宴。張掄康伯可輩小詞。多頌聖德祝昇平之語。豈可謂爲兩宋詞體耶。詩乃心聲。心由境起。境不一。則心亦不一。言心之詞。豈能盡出于高華典重哉。是以宋之問遇佳人。則有妒女猶憐鏡中髮。侍兒堪感路旁人。徐安貞聞箏。則有曲成虛憶青娥斂。調急遙憐玉指寒。銀鎖重關聽未闌。不如眠去夢中看。杜審言春日有懷。則有寄語洛城風日道。明年春色倍還人。大酺有梅花落處疑殘雪。柳葉開時任好風。沈佺期迎春。有林間覓草纔生蕙。殿裏爭花併是梅。又應制有山鳥初來猶怯轉。林花未發已偷新。過嶺詩通篇流利。郭元振寄劉校書。有才微易向風塵老。身賤難酬知己恩。張說幽州新歲詩。感慨淋漓。澄湖山寺詩。閒適自賞。又有云。繞殿流鶯凡幾樹。當蹊亂蝶許

多叢蘇顏扈從鄠杜間詩有雲山一一看皆美竹樹蕭蕭畫不成諸公七律不多而清新穎脫之句已有如此使如中晚之多更何如耶大酺扈從本是典重之題而梅花落處雲山一一等猶自忍俊不禁況他題而肯作伐鼓撞鐘驚海上城上平臨北斗懸等語耶劉得仁晚唐也禁署早春詩亦用沈宋應制之體使大歷開成人不作他詩只作應制詩吾保其無不高華典重者也況景龍應制之詩雖多而命意布局使事無不相同則多人只一人多篇只一篇安可以一人一篇而立一體詩既雷同則與今世應酬俗學無異何足貴哉盛唐博大沉雄亦然孟浩然有坐時衣帶縈纖草行即裙裾掃落梅張謂有櫻桃解結垂簷子楊柳能低入戶枝王灣有月華照杵空悲妾風響傳砧不到君萬楚有眉黛奪將萱草色紅裙妬殺石榴花誰道五絲能續命却令今日死君家子美之却繞井欄添箇箇偶經花蕊弄輝輝等不可枚舉皆是隨題成體不作死套子語也詩必隨題成體而後臺閣山林閨房邊塞旅邸道路方外青樓處處有詩子美備矣太白已有所偏餘人之偏更甚絕無只走一路者也宏嘉瞎盛唐只走一路學成空殼生硬套子不問何題一概用之詩道遂成異物七律盛唐極高而篇數不多未得盡態極妍猶三百篇之正風正雅也大歷已多開成後尤多盡態極妍猶變風變雅也夫子存二變而宏嘉人嚴擯大歷開成識見高于聖人矣

詩乃一念所得于一念中唐宋體有相參處何況初盛中晚而能必無相似耶如杜牧之華清宮詩霓裳一曲千峯上舞破中原始下來語無含蓄即同宋詩又云一騎紅塵妃子笑無人知是荔枝來語有含蓄

却是唐詩。宋人乃曰。明皇常以十月幸驪山。至春還宮。未曾過夏。此與譏薛王壽王同席者。一等村夫子。宋元鋟曰。欲眠未穩奈如何。秋盡更殘風雨多。且向夜窗憑檻望。幾聲寒螿碧烟羅。並不透脫。此又與明詩相近矣。

問曰。三唐變而益下。何也。答曰。須于此中識其好處。而戒其不好處。方脫二李惡習。得有進步。左傳一人之筆。而前厚重。後流利。豈必前高于後乎。詩貴有生機一路。乃發于自心者也。三唐人詩。各自用心。寧使體格少落。不屑襲前人殘唾。是其好處。識此自眼方開。惟以爲病。必受瞎盛唐之惑。忠不可以常忠。轉而爲質。文奉不可以常奉。轉而爲夏秋。初唐不可以常初唐。轉而爲盛唐。盛唐獨可以七八百年常爲盛唐乎。活人有少壯老。土木偶人。千百年如一日。

開成已後。詩非一種。不堂概以晚唐視之。如時挑野菜和根煮。雪滿長安酒價高之類。極爲可笑。平淺成篇者。亦不足觀。至如落花之高閣客竟去。小園花亂飛。五更風雨葬西施。節使筵中之幕外刀光立從官。牡丹起句之邀勒東風不早開。衆芳飄後上樓臺。當筵始覺春風貴。妓人之劍截眸中一寸光。薄命曾嫌富貴家。瘦去誰憐舞掌輕。弔李義山之九泉莫歎三光隔。又送文星入夜臺。別妓之枕上相看直到明。憶妾之從此山頭似人石。丈夫形狀淚痕深之類。皆是初唐人未想到者。故能發學者之心光。豈可輕視。初盛大雅之音。固爲可貴。如康莊大道。無奈被沈宋李杜諸公塞滿。無下足處。大歷人不得不鑿山開道。開成人抑又甚焉。若抄舊而可爲盛唐韋柳溫李之倫。其才識豈無及宏嘉者。而絕無一人。識法者懼也。

以初盛視中晚。加京朝官之于下僚。以初盛視宏嘉。如京朝官之于蒙金木偶。

問曰。先生嘗言三唐與宋元易辨。唐明難辨者何也。答曰。此爲宏嘉派言之也。若唐明易辨。則二李俗學。爲人指擊盡矣。安得蹶而復起耶。世亦有厭賤俗學者。而意中陰受其害。秖求好句。不論詩意。則其所謂唐詩止是宏嘉人詩也。讀唐人之詩集。則可以知其人之性情學問境遇志趣年齒。如韻語陽秋之評太白者。可以見太白詩述心出故也。讀明人詩集了無所見。以作者倣唐人皮毛。學之者又倣其皮毛。略無自心故也。夫唐無二盛。盛唐亦無多人。而自宏嘉以來。百千萬人。百千萬篇。莫非盛唐。豈人才獨盛于明。瑤草同于竹蘇薑葦乎。此何難知。逐臭者不知耳。

竊自謂能辨唐明。惟吳喬爲最。六十年前。視唐明皆如蘭蕙。五十年來。視唐明之善者如野岸草花。而弘嘉之詩。同于大穀。不然。不爲能辨唐明也。

劉長卿云。孤城背嶺寒吹角。獨樹臨江夜泊船。一本作獨戍。予意獨戍爲是。有戍卒處堪泊船也。及讀地志。其地有獨樹口。乃知古人詩不可輕議。

唐詩紀事。王之渙涼州詞。是黃沙直上白雲間。坊本作黃河遠上白雲間。黃河去涼州千里。何得爲景。且河豈可言直上白雲耶。此類殊不少。何從取證而盡改之。

楊升菴謂韋蘇州西澗詩。是獨憐幽草澗邊行。行與憐相應似勝。

劉長卿過賈誼宅詩云。漢文有道恩猶薄。湘水無情弔豈知。寂寂江山搖落處。憐君何事到天涯。只言賈

誼而已意自見。

岑參寄杜拾遺云。聖朝無闕事。自覺諫書稀。反言以見意也。宋人譏其爲順從。以活句爲死句矣。呵呵。

用古能道意。述事則有情。劉禹錫送館閣出尹河南者云。閣上掩書劉向去。門前修刺孔融來。是用古述事者也。楊巨源贈張將軍云。知愛魯連歸海上。肯令王翦在頻陽。是用古道意者也。至若戴叔倫之陳琳草檄文猶在。王粲登樓興不賒。韓翃之才子舊稱。何水部使君還繼謝。臨川則浮泛無情。開宏嘉門徑。

句中不得有可去之字。如李端之開門見新月。卽便下堦拜。卽便有一字可去。千尋鐵鎖沉江底。一片降旗出石頭。上四字可去。

盛唐不巧。大歷以後。力量不及前人。欲避陳濁麻木之病。漸入于巧。劉長卿云。身隨敝履經殘雪。皇甫冉云。菊爲重陽冒雨開。巧矣。柳子厚之驚風亂颭芙蓉水。桂嶺瘴來雲似墨。更著色相。姚合送使新羅者云。玉節在船清海怪。則更險急。爲避陳濁麻木不惜也。如右丞之明月松間照。清泉石上流。極是天眞大雅。後人學之。則爲小兒語也。

韻語陽秋云。汾瀼汎瀾等字。不可趁韻凌平仄而倒用之。余謂芊芊悠悠等字。亦不可獨用一字。

古今詩話云。王右丞終南詩。譏刺時宰。其曰大乙近天都。連山接海隅。言勢位蟠據朝野也。白雲迴望合。青靄入看無。言有表無裏也。分野中峯變。陰晴衆壑殊。言恩澤偏及也。欲投何處宿。隔水問樵夫。言托足無地也。余謂看唐詩。常須作此想。方有入處。而山谷又曰。喜穿鑿者棄其大旨。而于所遇林泉人物。以爲

皆有所托。如世間商度隱語。則詩委地矣。山谷此論。又不可不知也。

唐人詩有平頭之病。如竇叔向之遠書珍重舊事淒涼。去日兒童。昔年親友。唐彥謙之淚隨紅蠟。腸比朱絃。梅向好風。柳因微雨。亦當愼之。

唐詩情深詞婉。故有久久吟思。莫知其意者。若如走馬看花。同于不讀。

右丞送人云。不行無可養。行去百憂新。切切委兄弟。依依向四鄰。當置三百篇中。與蓼莪比美。其曰秋風正蕭索。客散孟嘗門十字。抵一篇別賦。

唐人作詩。意細法密。如崔護云。去年今日此門中。人面桃花相映紅。人面不知何處去。桃花依舊笑春風。後改爲人面祇今何處在。以有今字。則前後交付明白。重字不惜也。昔有好捉人詩病者。謂某句出于前人某句。亦未必然。余曾有試燈詩云。雪月梅花三白夜。酒燈人面一紅時。今說崔護詩。乃知古人受誣者多矣。前人詩句甚多。後人自當有相同者。那能顧慮。但作者嚴絕三偸。惟求自盡吾意。偶同勿論也。

詩意大抵出側面。鄭仲賢送別云。亭亭畫舸繫春潭。只待行人酒半酣。不管烟波與風雨。載將離恨過江南。人自別離。却怨畫舸。義山憶往事而怨錦瑟。亦然。文出正面。詩出側面。其道果然。

詩之似雕琢也有故。意多言少。煉多就少。似乎雕琢。彫琢非詩也。

唐時詩人不肯苟同。所以能自立。僧齊已見韋蘇州仿韋體作數詩以投之。韋大不喜。獻其舊作。乃極嘉賞曰。人人自有能事。何得苟同老夫耶。樂天義山。詩體絕異。樂天見義山詩。愛重之極。謂曰吾死後當也

爾子故義山名其子曰白老宏嘉貴人莫不收拾同調互相標榜李杜不死高岑復生以誑誘無識蓋唐人務實明人務名子瞻所謂羣兒自相名字者也

詩思太苦則爲方干太易則爲子瞻消息其間甚難

古人咏史但敍事而不出己意則史也非詩也出己意發議論而斧鑿錚錚又落宋人之病如牧之息嬀詩云細腰宮裏露桃新脈脈無言度幾春畢竟息亡緣底事可憐金谷墮樓人亦壁云折戟沉沙鐵未消自將磨洗認前朝東風不與周郎便銅雀春深鎖二喬用意隱然最爲得體息嬀廟唐時稱爲桃花夫人廟故詩用露桃亦壁謂天意三分也許彥周乃曰此戰係社稷存亡只恐捉了二喬措大不識好惡宋人之不足與言詩如此張又新贈妓詩雲雨分飛二十年當時求夢不成眠夢用襄王神女事也幽閒鼓吹譏之曰不眠安得成夢此亦淺處何以不見耶

杜悰以西川節度移淮南溫飛卿題其林亭云卓氏壚前金線柳隋家堤畔錦帆風貪爲兩地分霖雨不見池蓮照水紅杜氏贈之千緡使明人作此題非排律幾十韻則七律四首說盡道德文章功業名位必不作此一絕句又如此輕淺造語杜氏亦必以爲輕己風俗已成莫可如何也應酬詩不做爲善不得已做之愼勿留稿入集

貞觀之詩未脫齊梁後雖有陳子昂復古尚未易俗其詩傷于重滯故唐詩紀事前十四卷不能起人意紀事詩不可不愼韋應物云宿將降賊庭儒生獨全義刺許遠失實寃哉

宋明粗醜物傳于今者多過砂礫唐人好詩却不傳如尉遲匡暮行潼關云明月飛出海黃河流上天美人踏歌云芙蓉初出水桃李忽無言塞上云夜夜月爲青塚鏡年年雪作黑山花不得全篇應制詩右丞勝于諸公

張籍辭李師道辟命詩若無感君纏綿意繫在紅裙襦二語卽徑直無情朱子譏之是講道理非說詩也元微之云琵琶官調八十一三調絃中彈不出謂黃鐘已前極下之聲須以管色定絃也　李遠贈寫御容者曰初分隆準山河秀乍點重瞳日月明畫法先鼻後眼也　王建琵琶云用力獨彈金殿擊鳳聲飛出四條絃用力謂撥絃按入寸也唐詩固有本領卽此三詩見之

范傳道見題壁句云一鳩啼午寂雙燕話春愁謂是子瞻作子瞻不敢當曰此乃唐人得意語子瞻可謂大雅君子矣若溪漁隱衍爲七言曰話盡春愁雙燕子喚回午夢一黃鸝卽不貴矣可見七言難于五言後人不及前人

謂梨花院落溶溶月柳絮池塘澹澹風爲有富貴氣象者正是宋人死句唐人則曰因從京口渡使報邵陵王問曰如先生言詩竟不用聲色耶答曰非也古人最惡著色著色卽是醜態而聲調已不可不論詩豈能盡絕聲色乎尤所重者在意耳有意則有聲色如紅稻啄餘鸚鵡粒亦善無聲色如杖藜嘆世者誰子亦善無意總不善

沈雲卿龍池篇後人以爲初唐之冠冕者也國秀集才調集却不收可知唐人眼光固別嫌死句也

唐詩讀之往往不知其意何在宋詩開卷了然明詩有語無意反不能測

隴陶隴西行云五千貂錦喪胡塵必爲李陵事而作漢武欲使匈奴兵毋得專向貳師故令陵旁撓之一念之動殺五千人陶譏刺此事而但言閨情唐詩所以深厚也余于明末邊事感慨殊多若如宋張舜民之青銅峽裏韋州路十去從軍九不回白骨如波波似雪將軍莫上望鄉臺靈州岸上千條柳都被官軍斫作薪他日玉關長別路將何攀折贈行人以此措詞意既不欲如隴西行之措詞誰其諒之同于不作吾不知如何而可以作詩也

薛能云姦邪用法原非法唱和求才不是才二語在唐爲最下落節語在宋爲常談在明爲有意之語

于李杜後能別開生路自成一家者惟韓退之一人既欲自立勢不得不行其心之所喜奇崛之路于李杜韓後能別開生路自成一家者惟李義山一人既欲自立勢不得不行其心之所喜深奥之路義山思路既自深奥而其造句也又不必使人知其意故其詩七百年來知之者尚鮮也高棟以爲隱僻又以爲屬對精切陸游輩謂無題爲艷情楊孟載亦以艷情和之能不使義山失笑九原乎淺見寡聞難與道也

詩豪之名最爲誤人牧之項王廟詩求豪反入宋調章碣焚書坑亦然唐司空圖云詩須有味外味此言得之建除藥石等詩兒童所爲也

具文見意又有如樂天挽微之云銘旌官重威儀盛鼓吹聲繁鹵簿長後魏帝孫唐宰相六年七月葬咸陽極其鋪張而無哀惜之意白傳自作墓誌但言與劉夢得爲詩友不及于元則二人之隙未故詩如是

也。

唐小說所載織手垂鈎對水窗。紅蕖秋色艷長江。宋人不能造也。

陳去非云。唐人苦吟。故造語奇且工。但韻格不高。倘能取唐人詩而綴入少陵。繩墨中速肖之術也。詩必先意。次局次語。去非之說倒矣。

劉禹錫啄鶴云。徐引竹間步。遠含雲外情。脫盡粘滯。

唐詩措詞妙而用意深。知其意固覺好。不知其意而惑于其詞亦覺好。如崔國輔魏宮詞。李義山之青雀西飛。白雪竟陵讀之亦甚樂也。

楊誠齋謂杜詩對食輒餐還不能。七字有三意。余謂義山之日兼春有暮。愁與醉無醒。五字中有三意。覺範謂詩至義山爲一厄。蓋嫌其使僻事而不察其用意之深。猶是歐蘇氣習也。詩人大抵言過其實。如子瞻所言作詩必此詩。定知非詩人。唐人祕奧盡此。自所作詩不負其言者有幾。覺範反是。所說不逮。所作詩句無定體。情能移境。境亦能移情。葉文敏公驟卒于京師。門下士皆辭館去。余偶誦右丞秋風正蕭索客散孟嘗門不勝悲感。此是送別。然移作哀挽尤妙。

賀黃公曰。唐人稱有唐以來詩人之達者。惟有高適。今讀其送田少府貶括蒼。贈別晉三處士。九日酬顏少府。崔司錄宅宴大理李卿諸詩。豁達磊落。掃盡寒澀瑣媚之態。

又曰。盛唐諸家。雖深淺濃淡奇正疎密不同。咸有昌明之象。惟常建詩如入黔蜀。觸目舉足。皆危崖深箐。

其間幽泉怪石。非中州所有。而陰森之氣逼人。其高山臨大澤篇。與長吉無異。此唐風之始變也。

又曰。詩求可喜。必先去可厭。如常建之諸峯接一塊。畢竟不穩。不穩則不雅。

又曰。疎率自任。元次山之本趣也。然有過于輕樸者。王季友詩磊塊有筋骨。但亦務寒苦以見長。如雀鼠晝夜無知我。廚廩貧宛然。閬仙又有日月不能老。化腸爲筋骨。僻澁太甚。必涉鄙俚。不逮賈孟也。

又曰。詩有一意透快。略不含蓄。而不害其爲佳作者。沈千運孟雲卿是也。沈之近世多夭殤。喜見髦髮白。孟之爲長心易憂。早孤意常傷。語皆入妙。但讀其詞。皆羽聲角調。無宮商之音。

又曰。劉長卿絕句。不減盛唐人。次則排律。此體初唐爲工。而元和以還。牽湊重複可厭。惟隨州乃能接武前賢。至七言律之妙。有勝于盛唐人者。設機以灌。其功倍矣。抱甕者不肯爲耳。

又曰。長卿開元至德間人。編詩者列之中唐。有故。其集有古調。有新聲。盛唐人無不高凝整渾。隨州五言律詩。始收斂氣力。歸于自然。首尾一氣。宛如面語。其後遂流于張籍一派。益事流走。景不越于目前。情不踰于人我。無復高足闊步。包括宇宙。綜覽人物之意。孟襄陽詩。亦有語眞意近。機圓體輕者。然不佻不纖。隨州乃作態矣。

又曰。詩忌意隨言盡。錢起登覆釜山遇道人第二篇。南溪春耕詩。其結處轉筆。可謂水窮雲起。

又曰。郎士元詩不能高。而有談言微中之妙。淡語中有腴味。如亂流江渡淺。遠色海山微。河來當塞曲。山遠與沙平。荒城背流水。遠雁入寒雲。罷磬風枝動。懸燈雪屋明。蕭寂而不入苦寒。

又曰。高仲武謂李嘉祐綺靡婉麗。涉于齊梁。由未見後來溫李輩耳。

又曰。貞元以前人詩多樸重。韓翃有名于天寶。詩乃修詞逞態。有風流自賞之意。

又曰。韋蘇州水玉之姿。蕙蘭之質。粹如藹如。警目不足。而沁心有餘。

又曰。韋詩皆以平心靜氣出之。故近有道之言。宋人以韋柳並稱。然韋不造作。而柳極煆煉也。

又曰。盧綸詩以眞而入妙。秦系工于寫景。故能近人。二皇甫殊勝。二包取境不遠。而神幽韻潔。有涼月踈風殘蟬新雁之致。李端過于平熟。時作一態。新警可喜。耿湋善傳荒寂之景。故鍾譚所表章皆當。顧況有氣骨。七言長篇。粗硬中雜鄙語。有高調。非雅音。而棄婦詞。雖繁絃促節。能使行雲不流。庭花翻落。公子行如見紈袴之狀。

又曰。中唐多佳句。其不及盛唐者。氣力減耳。雅淡則不能高渾。沉靜則不能雄奇。清新則不能深厚。至貞元以後。苦寒放誕纖縟之音作矣。惟李益風氣不墜。

又曰。讀于鵠詩。惟恨其少。

又曰。詩有美不勝收。而品居中下者。亦有一言無可舉。而不得不奉爲勝流者。以丰度言也。知此可與定羊賓州士謂之詩矣。貞元後集中有好詩易。無惡詩難。羊詩求一惡字不可得。

又曰。于頔官襄陽。頗酷虐。李涉工詩。以逢人惟說峴山碑爲諷。如是足矣。若歐陽公于晏元獻。不免尋鬧。

又曰。呂温不及錢劉。而氣亦勁重蒼厚。其孟冬蒲州關河亭作云。雪霜自此始。草木當更新。嚴冬不肅殺。

何以見陽春。其人可知。

又曰。大歷以還。詩尚自然。子厚始振勵。篇琢句雕。起頹靡而蕩穢濁。出入騷雅。無一字輕率。其初多務鐫刻。神峻味洌。後亦漸近溫厚。如高樹臨清池。風驚夜來雨。寒月上東嶺。泠泠踈竹根。石泉遠逾鬱。山鳥時一鳴。道人庭宇靜。苔色連深竹。不意王孟外復有此詩。

又曰。宋人詩法。以韋柳爲一體。更有憂樂也。柳搆思精嚴。韋出手少易。學韋易以藏拙。學柳不能覆短。東坡有云。外枯而中腴。似淡而實美。淵明子厚。足以當之。中外皆枯。亦何足道哉。自是至言。

又曰。劉夢得五言古詩。多學南北朝。近體多雜古調。五古是其勝場。可喜處多在新聲變調。尖警不含蓄者。七言大致多可觀。

又曰。夢得佳詩。多在朗連夔蘇時。作主客以後。始自踈縱。與白傅唱和者。尤多老人衰颯之音。七律雖有美言。亦多熟調。名宿猶爾。可不懍懍。送李侍郎自河南尹再除本官。贈令狐相公鎭太原等詩。或切其地。或切其人。或切其事。與景八面皆鋒。

又曰。王僉州謂盧仝月蝕詩。是病熱人誕語。前則任華。後則此君。皆乞兒唱長短歌博酒食者。余甚快之。但相思一夜梅花發。忽到寒窗疑是君。却是勝流語。

又曰。貞元元和間。詩道始雜。各立門戶。孟東野最爲高深渾厚。如慈母手中線。遊子身上衣。臨行密密縫。意恐遲遲歸。誰言寸艸心。報得三春暉。眞是六經鼓吹。

又曰。李賀骨勁而神秀。在中唐最高深渾厚有氣格。奇不入誕。麗不入纖。雖與溫李並稱。西崑溫李纖麗而長于近體七言。古效長吉。全不得神。（黃公此言高識過人遠矣）

又曰。品彙以張王並列極當。張籍善爲哀婉之音。有嬌弦玉指之態。仲初妙在不含蓄。有曉鐘殘角之音。人但言仲初宮詞。如食熊而取腦也。司業律不佳。排律尤劣。方回亦以爲一體列之爲式。陋矣。

又曰。白詩不高。論詩却高。微之少陵墓誌敍詩與樂天書。樂天與元九書。深得六義之解。　白實清綺之才。樂府雜律詩極多可觀。而受病有二。一務多。一強學少陵。率爾下筆。言之無文。行之不遠。　選白詩者從無精識。喜恬淡則兼收鄙俚。尚氣骨則并削風藻。

又曰。詩至元白。又一大變矣。兩人雖並稱。而却有不同。選語之工。白不如元。波瀾之闊。元不如白。白于蒼莽中時存古調。元精工處亦雜新聲。　微之自是輕艷之才。排律動數十韻。雖有秀句。牽湊亦多。惟樂府多佳作。

又曰。李紳以歌行自負。樂天亦稱之。今不可見。惟留追昔遊集耳。其詩頗有體格。少以憫農詩爲呂溫所賞。二絕盛傳。呂之賞鑒不謬。沈下賢集不傳。宋人取稗史夢中詩成集。可笑。

又曰。賈島詩最佳者。終以卷首古意爲尤。五言詩實爲清絕。有孟襄陽不能過者。其句多是深思靜會得之。

閻仙有精思而無快筆。往往意工于詞。而好用倒句。又是一病。　效賈體者。多專意中聯。忽略首尾。故人

都少之。紀事謂閻仙變格入僻。以矯元白。愚謂元白之艷。已自諱之。亦何足矯。當矯者鄙俚率直也。賈古詩此病亦多。郊寒島瘦。元輕白俗。病揔在乎俗。酸陋亦是俗。元白有袒裼裸裎之容。閻仙有囚首垢面之狀。好色而淫。怨誹而亂。均傷大雅。

又曰。姚合之武帝自知身不死。教修玉殿號長生。覺顧況之豈知今夜長生殿。獨閉空山月影寒。味索然矣。

喬曰。詩固貴意。而意猶不足以盡詩。姚顧同是唐人。詩意又同。而相去甚遠。詞爲之也。

又曰。祕書與閻仙善。兼效其體。古詩氣格近之。而無其酸。近體如酒熟聽琴。酌詩成削樹題。過門無馬跡。滿宅是蟬聲。看月嫌松密。垂綸愛水深。弄日鶯狂語。迎風蝶倒飛。皆甚新警。爲宋人所尊。

又曰。朱慶餘不解古詩近體。惟工絕句。如公子行。閒從結客冶遊時。忘却紅樓日暮期。醉上黃金堤上去。馬鞭梢斷綠楊絲。末句應次句。寫匆匆歸景。頗上添毫。

又曰。周賀詩清刻。恨不脫僧氣。章孝標與其子碣詩格俱卑。碣尤力弱。

又曰。張祜宮體諸詩皆淺淡。惟金山寺詩。自以爲敵綦毋潛靈隱寺禪院詩。余謂可敵王灣北固詩。

又曰。杜牧詩。惟絕句最多風調。餘不能。然杜秋詩至我昨過金陵。聞之爲欷歔。詩意已足。以後引夏姬西子等。則十紙難竟。又有指何爲而捉等。是豈雅人深致。不及琵琶行多矣。其七言律亦極有佳致。李羣玉梅花詩云。玉鱗寂寂飛斜月。素艷亭亭對夕陽。高棟編入古詩殊謬。當仍原集作排律耳。詩品品彙皆

作素手。余意其不切梅。本集作素艷。艷字韻不高而穩。文山在晚唐不染輕靡僻澁之習。五古有素風。少警拔。其子温李不爲。亦不能也。

又曰。飛卿之才。能瑰麗而不能澹遠。能尖新而不能雅正。能矜飾而不能自然。其警慧處殊不易得。顧華玉極口詆之。如苧蘿之女。使之負薪矣。七古句雕字琢。腴而實枯。遠而實近。然亦秀色可餐。應對之才。不必責之幹理也。五言律尤多警句。七言律實自動人。温之與李。互有高下。飛卿十幅錦帆。風力滿。連天展盡。金芙蓉。極力描寫豪奢。不及義山玉壘不緣歸日角。錦帆應是到天涯。而地下若逢陳後主。豈宜重問後庭花。不及飛卿後主荒宮有晚鴉。飛來只隔西江水之含蓄。喬謂義山詩思深而大。温斷不及。而温之釣渚別來應更好。春風還爲起微波。寧不淡遠。大抵古人難以一語斷盡。

又曰。飛卿子憲集不傳。杏花詩流傳人口。店香風起夜。村白雨休朝。殊有鳳毛。憲登第後。訴父屈曰。蛾眉先妒。則妃爲去國之人。猿臂自傷。李廣乃不侯之將。此事差慰人意。李未聞有賢子。喬曰。樂天極愛義山詩。謂之曰。吾死當爲爾子。義山因名其子爲白老。然無樂天一字也。觀此可知。張承吉事。成于氣激。固憐于才者也。余每讀明妃李廣句。必爲泣下。敍述感動千載後人。知將門有將矣。顧東橋頗有佳句。功力不深。自居盛唐。故訕飛卿毀人可以自成爲李杜也易矣。

又曰。義山綺才艷骨。作古詩乃學少陵。頗能質朴。而終有鏡好鸞空舞。簾疎燕誤飛等語。韓碑詩。亦甚肖韓。得石鼓歌氣概。造語更勝之。喬曰。少陵詩是義山根本。得力處。敍甘露之變二長韻律。及杜工部蜀中

離席可驗此意惟王介甫知之時有病義山詩骨弱者故作韓碑詩以解之直狡獪變化耳

又曰魏晉以降多工賦體義山猶存比興

又曰劉滄極有高調終卷無敗羣者但精神處亦少

又曰詞不足者須理有餘大珪不琢非率直也邵謁詩直是粗硬

又曰馬戴與賈島姚合同時而敍于晚唐猶錢劉之稱中唐也其詩惟寫景爲工征婦嘆最妙人不知選

又曰項斯詩亦甚可喜共來高閣看星坐着白衣裳把劍行宋人遵之號折句法輾轉相效惡聲盈耳

又曰劉駕詩多直而馬上續殘夢篇誠爲傑作寄遠詩亦工桑婦詩不惟妙于摹擬更得性情之正而諸選不之及

又曰喻鳧效閬仙人稱賈喻唐人所推之滄洲違釣隱紫閣負僧期宋人所推之木落山城出潮生海棹歸硯和青露凍簾對白雲飛今皆不見集中則知散失者多矣

又曰晚唐人詩余最喜于潰曹鄴鄴詩鍾譚表章殆盡潰詩不收一篇何也其擬古曰國色久在室良媒亦生疑塞下曲曰戰鼓聲未齊烏鳶已相賀戍客南歸曰莫渡汨羅水迴君忠孝腸古宴曲曰燕娥奉巵酒低鬟若無力十戶手胼胝鳳凰釵一隻高樓齊下視日照羅衣色笑指負薪人不信生中國此數篇當備矇瞍之採

又曰寫景詩雖不嫌雕刻亦須以雅致者爲佳如鄭巢之茶烟開瓦雪鶴跡上潭冰劉得仁之勁風吹雪

聚渴鳥啄冰開。乃可。如許棠之曉嶂猿窺戶。寒湫鹿舐冰。舐字不雅。許棠以洞庭詩得名。數篇之外。皆枯寂無味。

又曰。李洞造語之精。如掃石月盈帚。濾泉花滿篩。古柏行之結根生別樹。吹子落鄰峯。秋日之片雲穿塔過。孤葉入城飛。宿道院之墜果敲樓瓦。高螢映鶴身。送行脚僧之毳衣沾雨重。棕笠看山欹。送鄭先輩歸覲華陰。僧向瀑泉聲裏看。鳥穿仙掌指間飛。穿天心出月脇而成者也。其終南詩之殘陽高照蜀。敗葉遠浮涇。縮數千里于目前。

又曰。無可詩。如秋澗流泉。波濤不興。亦自清冷可讀。如磬寒微幾里。雲白已終宵。霧交高頂草。雲隱下山燈。夜雨吟殘燭。秋城憶遠山。不在聽雨寒更盡。開門落葉深之下。

又曰。三羅並稱。虬詩無傳。比紅兒不足觀。唐人謂隱才雄而踈鄴才精而致。鄴七言律詩亦卑淺。惟絕句工妙。如長安春雨云。半夜五侯池館裏。美人驚起爲花愁。開一竇山。至今猶爲人盜用。

又曰。羅隱表啟。不讓溫李。詩帶粗豪氣。絕句尤無韻度。酷類宋人。亦有佳句。但不能首尾溫麗。隱不得志于舉場。故善作侘傺之言。如滿船明月一竿竹。家住五湖歸去來。灞陵老將無功業。猶憶當時夜獵歸。激昂悲壯。喬謂隱之風從昨夜吹銀漢。淚擬何門落玉盤。非終身困躓者。不知其悲妙。岸草詩云。生處豈容依玉砌。要時還許上金尊。說盡我輩苦情。尤悲在次句。其一年兩度錦城遊篇。亦不易多得。

又曰。隱善于使事。投錢鏐詩云。鹽車顧後聲方重。火井窺來焰始浮。尊爲伯樂。望以孔明。一匡唐室。不止

感恩而已。喬謂鏐稱臣于梁。隱諫曰。大王據江海之固。人其奈我何。縱不能與復王室。何必交臂事賊。鏐意隱。不得志于唐。自必懷憾。聞此甚重之。則昭諫非聊爾之詩人也。

又曰。讀皮日休松陵集。詩不爲佳。于筆墨外高韻可欽。由神明襟度勝耳。一從事祿入幾何。既以給其地之高流。又沾他郡之賢者。讀其五貶諸篇。使人神往。襲美詩序。或多或寡。皆踈落有古意。集中詩多宋調。吳體尤可憎。四聲疊韻。離合迴文。俱無取。吾重之以其人。以其文。

又曰。薛能詩雖不惡。原無當于高流。至若青春背我堂堂去。白髮催人故故生。朝廷有道青春好。門館無私白日閒。已是宋人惡道。而詩輕太白。功薄武侯。何無忌憚喬曰。余初謂當時諸葛成何事。只合終身作臥龍。是唐室難扶。悔入仕路耳。後見此種甚多。信爲妄人。

又曰。李中詩雖淺而有閒澹之致。林寬詩。賈派也。其少年行云。報讐衝雪去。乘醉臂鷹還。亦佳。又有鄭鍰邯鄲俠少年行云。夜渡濁河津。衣中劍滿身。兵符劫晉鄙。七首刺秦人。報士非無膽。高堂念有親。昨緣秦苦趙。來往大梁頻。道得末二句。其人可知。惜不見其集。曹松亦賈派。其天垂無際海。雲白久晴峯。衰條難定鳥。缺月易依山。刻畫尤精。其集當以己亥歲首篇爲冠。方于寒食詩最佳。寫得山林出色。

崔塗張喬張蠙皆有入情之句。喬之兄弟江南身塞北。雁飛猶自半年餘。夜來因得思鄉夢。重讀前秋轉海書。蠙之長疑即見面。翻致久無書。塗除夜之亂山殘雪夜。孤燭異鄉人。漸與骨肉遠。轉于僮僕親。是真詩。不得概以爲晚唐。塗律詩一氣斡旋。有如口談。得張水部之深旨。如併聞寒雨多因夜。不得鄉書又到

秋。正逢搖落仍須別。不待登臨已合悲。皆本色語之佳者。春夕一篇。自不待言。張喬亦有一氣貫串之妙。尤能作景語。如華山之樹黏青靄。合崖夾白雲濃。題鄭侍御別業之雲霞朝入鏡。猿鳥夜窺燈。送許棠之夜火山頭寺。春江樹杪船。皆佳。而有景終年住。無機是處閒。又眞率而妙。李昌符寫景最刻畫。無寒湜之熊。如樹盡禽棲草。冰堅路在河。忽驚鄉樹出。漸識路人多。又破月衝高樹。流星拂曉虹。數家分小逕。一水截平蕪。敍景如在目前。

又曰。鄭谷詩以淺切而妙。如酒醒薜砌花陰轉。病起漁舟鷺跡多。飲澗鹿喧雙派水。上樓僧踏一梯雲。眠窗日煖添幽夢。步野風清散酒酲。村逢好處嫌風便。酒到醒時覺夜寒。如此者多。終傷薄弱。絕句是一名家。秦韜玉詩無足言。獨貧女怨之每恨年年壓金線。爲他人作嫁衣裳。爲古今口實。

又曰。紀事品彙。並無劉兼。兼詩不高而有逸致。如蓮塘小飲風隨艇。月榭高吟水壓天。白鷺獨飜山面雪。紅蕖全謝鏡心花。春怨尤佳。結云獨倚畫屏人不會。夢魂才到戍樓邊。可爲韓致堯驂乘。

又曰。韋莊詩飜逸。尤善寫豪華之景。聞再幸梁汴云。興慶玉龍寒自躍。昭陵石馬夜空嘶。贈邊將之手招都護。新降虜。身着文皇舊賜衣。甚爲警策。

又曰。詩最不宜強所不能。吳融近體亦有情致。至作長歌。大都可笑。

李咸用樂府。有羊質虎皮之恨。古調高言。可妄效哉。杜荀鶴在晚唐爲至陋。不成人語。而鍾氏所錄。不惟貧朴。高雅。竟似有道者之言。而承恩不在貌。教妾若爲容。千古透論。其集中佳句。如一溪寒色漁收網。

半樹斜陽鳥傍巢。秋登嶽寺雲隨步。夜宴江樓月滿身。寒雨漸踈叢菊艷。晚風時動小松陰。甚佳。恨只一聯。又鄙俚者太不堪。

又曰。詩至晚唐而壞極。何待宋人。大都綺麗則無骨。鄭谷李建勳最甚。朴澹則少味。李頻許棠尤無取焉。甚則粗鄙陋劣。則有杜荀鶴僧貫休其人焉。貫休懷素草書歌。有云。忽如鄂公喝住單雄信。秦王肩上搭著秉木槊。又何異瞽詞平話耶。又曰。從他人笑從他笑。地覆天翻也只寧。豈不可醜。李建勳詩格最弱。而情致迷離。亦能動人。如殘牡丹詩。全無骨氣。却有倚門流目之態。輕佻者亦喜之。春雪云。全移暖律何方去。似誤新鶯昨日來。梅花寄所親曰。雲髻自沾飄處粉。玉鞭誰指出牆枝。皆纖冶能眩人目。惟迎神一篇。不媿名家。張司業之耳孫。高季迪之鼻祖也。胡曾咏史詩。淺直可厭。而才調集所載。有可觀者。安定集中。當更有好詩。惜未之見。

又曰。楊升菴謂晚唐之詩。分爲二派。一派學張籍。一派學賈島。其詩不過五言律。起結皆平平。前聯俗語十字。一串帶過。後聯謂之腹聯。極其用工。最忌使事。謂之點鬼簿。惟搜眼前景。深刻思之。故曰吟成五個字。撚斷數莖鬚。其于詩也狹矣。三百篇。皆民間士女所作。何嘗撚鬚。不讀古而苦吟。撚斷數莖骨何益。余意用修以此矯空踈之病則可。但兩家詩派自分。其後人得失亦有別。張主言情。語多平易。賈專寫景。意務雕鏤。文昌佳處在樂府歌行委婉諷諭。捨之而摹其淺近者。固爲庸劣。閬仙古詩。雖氣格不靡。而多酸陋。五言律推敲良具苦心。學之者專務于此。故有出藍之美。而派中有善學不善學之分。不可概輕之。

又曰。賈詩寫眼前事。亦出于杜。但少陵不專一體。亦有使事及言情者。

又曰。詩之亂頭粗服而好者。千載只淵明一人。而王無功得其彷彿。

又曰。詩與樂通。聲宜廉直忌粗厲。雅音不獨斥淫哇。幷去嘆噦也。吳少微富嘉謨力矯頹靡。而張說比之濃雲鬱興。震雷俱發。起靡之功。獨歸之陳正字。

又曰。唐無李杜。便當首推摩詰。秋水芙蓉。倚風自笑。不足盡之。庶幾咳唾落九天。隨風生珠玉耳。

又評孟浩然曰。詩忌鬧。孟獨靜。詩忌板。孟最圓。然律詩有一篇如一句者。又有有上句即有下句者。稍涉于輕。乃知有所避即有所犯。孟詩極平熟之句當戒。

又曰。王江寧錢唐江上是誰家。江上女兒全勝花。吳王在時不敢出。今日公然來浣紗。直以西施譽之。借吳王作波。妙甚。喬謂此種詩思。宋人已絕。